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三

湯　鵬 字海秋湖南益陽縣人道光壬午進士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有浮邱閣文叢

舒夢齡 字錫晉號萍橋湖南溆浦人道光三年進士歷任至安徽廬鳳潁道山東登萊青道

平回疆頌

湯鵬

天命 皇上為億兆生民主。嗣無疆大歷服。敬戒不怠。[illegible]德畏威。罔敢有肆厥志。道光六年夏。逆裔張格爾。廼敢偷據阿爾回什回莊。乘機勾結白帽回子。集其兇頑。猖獗亡忌。於時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以次陷沒。復擾阿克蘇庫城郡邑。勢未有底。 皇赫斯怒。乃集羣臣於廷。乃告之曰。昔我 皇祖高宗純皇帝聲威撻伐。奠定西陲。版圖所紀。回疆附焉。越我 皇考仁宗睿皇帝綏靖邊陲旁敷闓澤。戶口繁盛。安居樂業。蓋其革頑歸化。任土作貢。敉白之変。垂髫之童。罔不熙熙皞皞。涵濡變化於飲和食德之中。六十年來。勿之有貳。惟天付任在予。惟 祖考傳次在予。今張虜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蕩搖我邊方。戕害我官兵。荼毒我生靈。予弗殲除之。其何以將天命明威。紹復 先王之大業。曰長齡。爾為揚威將軍以總軍制。曰楊遇春。爾為參贊大臣以襄軍務。曰武隆阿。爾偕遇春為參贊大臣以佐厥數。曰芬。爾帥其部曲以從。嗚乎爾有衆。肆予以爾西征。善敹爾甲。張爾弧。礪爾鋭。驍。肅爾紀律。惟爾賢。往敷朕威靈。越厥張虜。宜執俘之。以獻於 太廟。勿大肆殺戮。其不用命者。誅其用命者。爾尚兢兢懷保。若撫嬰孺。俾朕膏澤布於下民。予則大賚汝羣

臣曰都蠢爾小醜上勞　宸慮不敢不力七年春二月進兵渾什巴河天戈直指勇
氣百倍山嶽傾頹風雲騰蔚虎嘯龍驤虜衆惶恐奔如流澌我兵乘之矢鋒所貫自相
枕藉流屍塞川彌望無際一戰而復喀什噶爾再戰而復英吉沙爾三戰而復葉爾
羌四戰而復和闐浹辰間四城迅埽張虜大懾僅存喘息旋以數騎乘間而逃羣臣
戮力王室志在殲厥渠魁今復我土地逸爾張虜咸相顧怍愕不知所爲以奏於
皇上　皇乃言曰張虜乃元惡大憝罪無赦爾長齡爾楊遇春爾武隆阿弗體朕心
恭行天罰不其武撟罪人斯逸　皇又言曰張虜以多罪逋逃今而後其不敢再顛
越不恭剝其結怨於民自絕於天我乃其大罰殛之不逭乃死爾長齡爾遇春爾芳
同德同力底定四城朕不沒汝績冊功長齡賞加太子太保銜遇春賞還太子太保
銜子國佐賞加游擊銜芳賞加騎都尉並挑乾清門行走其餘將士臣工各賞賚有
差臣稽在昔唐平淮蔡韓愈爲之碑明平江漢宋濂爲之頌至今炳爛鏗鏘讀其文
者想見其崇功偉烈以爲美談今茲之役首虜雖逃然而我戰則克四城以完稽功
於古未堪多讓且臣嘗讀詩至六月之五章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云逐去之而已
勿窮追也蓋逐去之所以伸國威而息寇擾勿窮追之所以廣皇仁而懷醜類則今
茲之役深有合於古先王威德並用潛孚默運之意而歌吟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

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上以宣我　皇上之聲靈於億萬祀。而下以俟太史之采錄云。其詞曰。

於惟我清。受天明命。寵綏四方。罔不承令。額額回疆。厥惟西鄙。　烈祖神功。闢地萬里。款關附闕。載就載瞻。陶以雨風。武嬉文恬。西方之人。以歌以舞。歷六十年。不聞桴鼓。有餘者孽。倚伏其間。地大物衆。煽亂作姦。聚徒劫掠。擾我兵農。跳踉以逞。竊據四封。　皇帝震怒。歷告在廷。我其殲之。命將徂征。飽爾糧糗。厲爾干戈。黃旄白鉞。照耀山河。雄威所吞。虜膽已落。既與虜逢。衝擊大作。矢鋒雨集。𪖙聲雷奔。六軍震動。日月晦昏。或繞虜陣。截其兩肘。或斷虜援。突其羣醜。或捦虜目。磔其梟狼。或覆虜穴。刳其奸藏。以彼蟲鳴。當我虎吼。骨碎血流。竟亦何有。虜衆大潰。僵斃藪澤。逆黨盡殲。酋長乃逃。橫戟長追。且偵且匿。譬彼狐兔。奔竄荆棘。　皇帝曰吁。不可黷武。我將既勞。我卒既苦。復我四城。彰我天討。屢戰屢克。如振枯槁。犬羊之馱。其何能為。來既驅逐。去勿窮追。放之遐陬。俾自懲創。陽和誕布。陰曀清徹。矧彼醜虜。肆厥弗恭。赫赫天網。終不汝容。飛走途窮。如鼠入橐。不日就誅。以潤鼎鑊。我將我卒。其奮歸來。凱歌振旅。天雲遙開。我民實煩。轉輸恐後。有田有廬。矧遭蹂躪。逈免其貢。逈寬其庸。大兵之後。俾即於豐。西人欣欣。舉手相慶。逆者駢誅。順保性命。西人闢闢。晝出夜居。昔何驚動。

今乃紆餘。西人曰嘻。 天子英武。而今而後。賊不予侮。稽古戰功。載在書策。千億萬年。有聲嘖嘖。惟 皇聖明。惟將忠勇。蕩埽兇頑。西陲固鞏。凡在百僚。惟忻慷慨。可無歌詩。儗美前代。臣雖賤微。文字是喜。對揚 皇休。以告太史。

師說

韓愈曰。弟子不必賢於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德業有專攻。今也不然。其先生曰。如是焉則是。不如是焉則非。而弟子退然服矣。其弟子曰。如是焉未必是。不如是焉未必非。而先生拂然怒矣。推弟子之所以退然服者。若曰吾先生也。迹之也。推先生之所以拂然怒者。若曰吾弟子也。亦迹之也。先生以迹教弟子。弟子以迹事先生。是以先生無不智。弟子無不愚。先生無不賢。弟子無不否也。而豈理也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以長之。立之師以教之。長之云者。非曰莫予違也。則夫教之云者。亦非曰莫己若也。萬事萬物之理。人與己交備焉。則人與己交盡焉。彼未必盡昧。而此未必盡明也。彼未必盡離。而此未必盡合也。故古之學者。其自視常若有不足。而於人不敢有所輕。師弟之間。湛然相與。無迹之見。而一出之以學問之意。借端起例以發其情。推此測彼以伸其類。反覆辯論以衷其是。參伍錯綜以盡其藏。其所以為學與

其所以為教。蓋如是其不苟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曰起曰助曰有餘云者。其謂教與學相益也。非以相勝也。相導也。非以相難也。故曲而盡。簡而平。今之人萬萬不及孔孟。而其意氣其梗概乃反過之。君子譏焉。曰此其為師也意氣焉已耳。梗概焉已耳。意氣梗概之師。烏可以教天下哉。

禱雨解

道光丁亥之夏。酷暑射人。枯旱彌野。側聞 天子下詔。詣黑龍潭拈香。遣王大臣分禱神祠。既而雨沛然下。今夫天之遠不知其幾千萬萬也。神之隔亦不知其幾千萬萬也。其適然也耶。其求之而應也耶。蓋 天子淵然而積其仁敬孝慈之德於宮寢之中。而又肅然而生上下左右之心於對越之會。因以達於天地民物。其故微矣。昔者益陽亢旱之年。稻田枯竭。百姓有愁苦怨嘆而哭於州縣之吏者。曰無雨奈何。州縣之吏亦應之曰。無雨奈何。百姓曰小人不敏。聞雨可禱。州縣之吏。亦逡巡作色而應之曰。聞雨可禱。既而州縣之吏忘之矣。百姓再請之而三請之矣。既而州縣之吏禱之矣。百姓但見其禱而不見其雨矣。既而州縣之吏厭禱之矣。百姓仰天太息束手而無策矣。幸而雨也。則天與神愛百姓也。非州縣之吏之力也。不幸而竟不雨也。

則天與神罪州縣之吏也。而因以及百姓也。夫　天子有其淵然肅然者而後得雨。而州縣之吏。願乘其貪殘醉飽之餘。而呼其素所不敬之天不禮之神而告之。則何怪其求焉而不應。應焉而不速耶。且夫一念之祥。和風甘雨。一念之妄。厲鬼妖星。蓋有所伏。必有所現。其理然也。凡為吏者皆可以鑒矣。

與陶雲汀中丞書

鵬白。曩為諸生。游於瀟湘衡嶽之間。以為未若窮吾所至也。時欲裹糧而走燕趙之都。而又側聞吾楚之君子。若唐君鏡海劉君春堂賀君柘農易君午亭黃君惺溪鄭君芝泉。咸與先生矻矻然用力於德行道學文章事業之途。先後唱和於京師。鵬於其時。竊自忘其庸下。而不勝其頡頏賢豪之志。而鵬之想望先生。又較勝於諸君子。何也。先生居於梅山之陽。鵬居於資水之曲。相去百餘里耳。其自讀書談道之士。以迄於兒童走卒里巷鄉曲之人。靡不嘖嘖然稱述先生。夫自古迄今。所稱功德材藝之人。指不勝屈。而其取悅於讀書談道之士也。則或以受恩之私。而為之張皇聲譽。否則實有以見其功德材藝之不可及。而交相引重焉。至於兒童走卒里巷鄉曲之人。非有受恩之私也。又非能實見其功德材藝之不可及也。而嘖嘖稱述如此。此必其人之生也。有關於一國一鄉之氣運。而又其嘉言美節。洋溢於耳之所共聞。目之

所共見而後能之故大人先生之賢使讀書談道之士知之易而使兒童走卒里巷鄉曲之人知之難也然則先生得此於梅山澬水之人其所由來遠矣鵬愚無知自其總角時側聞先生之名而敬記之稍長知則鵬之父老之師友見鵬之才能器識尚不至於不肖之甚也輒舉先生以為期望之歸曰苟得汝如陶公其亦可以無憾矣故鵬之生於今二十四年其自十三四歲以迄於今書文章而重風義然而質之所限則自小矣學之所阻則自疑矣志之所歧則自誤矣氣之所怯則自退矣嘗竊痛憾以為未得古人而師之也既而思之士大夫之為學也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而於當代賢人君子近在耳目之前遠亦不過在千里百里之外而尚不克收其誘掖獎勸激厲裁抑之益於吾之身與心非失之過高則漫不加察耳此鵬所以想望先生暨諸君子不衰也癸未鵬始通籍於朝當是時劉公易公卒唐公分守於粵西先生開府於皖江其在京師而得覩其言論丰采者惟黃君星漢鄭君芝泉其明年賀君柘農服闋始入都鵬自恨向若聲名未立末由早達於京師今來矣而十數年以來想望之人分散四出不覩其全而以未得與先生朝夕萃處為憾也丙戌先生以三年秩滿展覲於都士大夫莫不登先生之堂而通其殷勤顧問之好而鵬也則欲進而復止者三世之伺候奔走於王公大人之門不必其素所嘗識面而一見

而誠道其功德材藝之不可及者。此其人非諂則佞。鵬所不為。而先生所不取也。此鵬所以欲進而復止者三也。而先生就鵬而見之。揖鵬而坐之。謂諸君子有稱鵬於先生之耳者。而先生不勝其懽然喜也。且曰子其勉於進德修業。以副吾之所以望子。而鵬也生而孱弱。長而多病。往時之病在肝燥。近今之病在心悸。夫聖賢無心病。鵬之所以病於心。則不能屏其無益之思慮。專致力於存心養性之學也。居京師四年。此病日益甚。減少我飲食。瘦削我皮毛。閉塞我耳目。撓阻我志氣。故嘗凜然以思。惶然以恐。苟吾病以終其身。而欲舉力於進德修業之言。以副先生所以望鵬之意。則難矣。然而鵬之所以自處。則亦有可得而言者矣。杜絕浮泛之交。屏去紛華之逐。則可以十年而養病矣。深思六義之經。博觀子史之文。則可以十年而讀書矣。內之或由郎官而擢風憲之司。外之或分符守而作州邑之長。則可以十年而服官矣。大之而文武經權。變化從心。次之而忠義挺挺。不蹈婀阿。則可以十年而報主矣。十年養病。可以保身矣。十年讀書。可以明心矣。十年服官。可以觀政矣。十年報主。可以觀運矣。夫鵬之所以自處則如此矣。雖然。患未能持之於定。要之於久也。定且久。則不至東西馳騁。迄其終身而無所成就也已。伏惟先生諒其十數年想望之私心。而毋恪其誘掖獎勸激厲裁抑之方。時賜訓誨。示其所以能定且久之術。俾得本其所以

自處而合於先生之言以行之。鵬無任引領切禱之至。謹再拜。

與陳芝楣書

芝楣足下。與子相識。雖復頻年。倚賴楮墨。吐殷勤致往復已耳。頃以旌麾展覲於鄰。推鵬手。道契濶。望見虎頭燕頷之奇。芙蓉杜若之美。論事忼愾。如九河之懸波瀾。與人盡崖岸。如光風霽月之皎然。而不可掩。然後果得芝楣之真也。凡愛鵬者。徒曰。讀書談道之人已耳。直言骨鯁之人已耳。芝楣獨疊疊相告戒曰。欲蓄德。莫如剷客氣。欲止謗。莫如匿才能。欲救時濟事。莫如且循分塞職。然後果嘆芝楣之不外彼於鵬也。天涯聚散。不可以常。與子綢繆。忽忽又別。懷哉懷哉。江西襟江而帶湖。控荊淮而蔽閩廣。奧區也。重任也。想聞芝楣始到。奔走伺候之吏。張棨戟。擎鼓鐃。咨嗟震怖。不敢仰視。而芝楣藹乎其言。悦乎其容。下馬拱揖。珮何樅樅。又見戴白之叟。垂髫之童。駢肩躡足。擁然來從。而芝楣具述 天子惠綏遠方元元之意。與已之所以鼓雷霆而潤風雨之權。其教而子弟。告而鄉井。農則勸。匪則懲。率則同。不率則以聞。大夫官至開府。宣德威於人。指揮則匡廬為之動搖。談笑則九江彭蠡為之澄清。不其偉哉。與子別後。書告誡之詞於紳。慎言語。寡交游。然而至於鵬之門者。紛紛然求一言以覘芝楣之援繫。其黠者乃曰汝姻好也。一言重於彝鼎。鵬作色而告曰。子知乎山

乎。直嶺曲嶺孰勝。子知乎水乎。清流濁流孰勝。子知乎姻好乎。以門第氣誼以文章風義孰勝。今芝楣則巍然時棟矣。然因以吾之文章風義爲古之人。信道篤而虛心夷且。伐國不問仁人。子休矣。吾安能爲子求援繫以溷吾眞。悠悠頹俗。良可羞耳。惟禮闈摧挫四寒儒。一建甯張亨輔。一婺源吳廷森。一永豐郭羽可。一瀘溪林以成。願得山中講席以棲厥身。寒儒可念也。講席可分也。區區處士之心。於道又無損也。儻賜之輝光而噓植之乎。四子幸矣。否則其困也甚矣。伏維矜察不宣。鵬再拜。

與陶制府書

去臘月下以蜆裎入鄉。得親大君子於言論咳唾之末。舌如奔雷。目如欃星。義如秋陽。仁如春風。豈乎邁哉。弗可及已。鵬於其時。獨以毛羽摧挫。志氣乖沮。腸一日而九迴。昧出處之所宜。公來教以素位而行之義。且援古今。譬天人以洗其澎湃慷慨無聊不平之概。鵬固已嘿嘿乎其若有所悟。而坦坦乎其無所失也。可嘆者。天下士大夫靡然成風久矣。以因循爲性情。以模棱爲事業。以勇往直前爲紕戾。以文采風流爲漫誕。方公來時。不知者競執公之短長。顛倒公之黑白以號於衆。迨公去鄰。遂有掎摭公之疑似。自謂足困公於彈擊之下。訖雖不中。其心見矣。夫鵬本以激濁揚清爲志。而改官後。杜門息影。不與戴緌垂纓而談者相往來。不能爲大君子辨疑白謗

又不能排天門陳得失埽浮雲之翳現明月之光鵬自顧已矣而欲恢張大君子之本末以作天下委靡之氣而塞天下謠諑之口亦不可得屈原曰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旨哉言乎鵬既以此頌公又自擬矣夫遭逢晦塞者勵躬之具也年華消耗者傷心之故也人生不過數十寒暑鵬今已三十五矣以前之歲月付之富貴聲華如醉如夢不可省視以後之歲月要當付之文章用其所長追古人而從之破今人之藩籬而出之孟朱吾師也馬班吾友也其他吾所不敢知也或曰子經摧挫之後正宜矯翼勵翮馳驅恐後抑志修顏屈曲取妍若復閉門守迹詠歌先王豈不使匈匈者笑迂腐之無能乎悲夫屈原之所謂呢訾栗斯突梯滑稽韓愈之所謂伺候奔走趑趄囁嚅蓋深著其罪而筆之於書而我為之乎且我不為之於安常處順之時而為之於羽毛摧挫志氣乖沮之後不重為有道者所訾笑乎君子不以盛衰改圖志士不以夷險異節物之所長我之所短我之所是物之所非苟文章之逮乎古而傳乎後此外得失又何校焉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以鵬觀今之世宅心醇粹植體堅剛指揮呼吸左甓右儡破摩柱之門冐衆疑之竇投之以艱難百折報之以俎豆千秋富貴而不磨滅者公一人而已至於丹鉛點勘提要鉤元發為文章浩蕩無際瀁如江海

雄如山岳。健如鵰驍。肅如鷹隼。森如珊瑚碧樹相駢羅。磊如夜光明月相燭耀。或不富貴而亦不與當時之人同腐者。則不肖鵬。微有一日之長。然公功業特起。儒雅并包奏疏敵乎陸贄。詩什方於杜甫。蓋恢恢乎兼鵬之所有矣。而鵬單庸蹇拙。仰天悲呼。為汲魏尚不成。豈管葛之可儗。則惟併心壹志。追古聖人賢人之文。斐然自成一家之言已耳。夫鵬非不奮思步公之後。佐紀綱而扶傾也。然事已迂矣。志趣中更。尚何望哉。尚何望哉。塊然獨坐。念公為勞。臨風綿邈。不盡所云

宜雁軒詩序

王翰城舍人工畫雁。余以宜雁名其軒。舍人因以宜雁軒名其詩集。而思避冗守寂還其山林。行有日矣。以其詩集請序於余。余思雁之於瀟湘也。其天乎。舍人之於雁也。其人而物。物而天乎。是何說也。雁不蘆葦不息。不瀟湘不遊。嬉水而肥。盤雲而高故曰雁之於瀟湘。天也。舍人生於瀟湘洞庭之間。時有清遠閒曠之概。其與物無爭也。有類雁之鳴不易馴。行不越序。其與時為消息。而無所沾滯於其胸。杌隉於其境也。有類雁之春暖而北。秋寒而南。其進不趨便利。退不厭枯守。而飄飄乎與斯代斯人之用心迥別也。有類雁之順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防增繳。且夫今之君子。其邀虛譽而柄國是。則託之乎鳳凰麒麟。吾惡知夫鳳凰麒麟之果為鳳凰麒麟

也耶。古之君子。其放志於山之巔水之涯。則曰鶴吾巢也。鷗吾家也。吾惡知乎古之君子之所謂鶴所謂鷗不化而為舍人之所謂雁也耶。吾烏知乎舍人時有寤於其心目中夢寐中。不忽焉而化為鶴化為鷗也耶。故曰舍人之於雁。人而物。物而天也。舍人畫雁。無慮數十百本。國之人。鄉之人。莫不寶而蓄之。舍人於詩。則極清遠閒曠。稱其為人。而或為高亮之響。有類雁之嘹唳雲中。或為激楚之音。有類雁之悲鳴塞上。惜其焚於火者十之九。而其補而為之繕而存之者。亡過十之三四。然而足以傳矣。且夫劉累擾龍以龍傳。伯樂相馬以馬傳。今吾評舍人之畫雁。亦既已窮雁之態盡雁之神矣。讀舍人之詩。則又與雁同其韻致。舍人之出處本末。則又與雁同其意然則舍人以畫傳乎。以詩傳乎。曰以人傳也。以人傳乎。曰以雁傳也。人以雁傳。畫以雁傳。詩以雁傳。奇乎逸乎。其孰能測之乎。

送聶蓉峯太守之官浙江序

法吏以刑禁治其民。才吏以政事治其民。儒吏以文學治其民。刑禁整而苛。政事繁而末。文學醇而古。是故法吏不如才吏。才吏不如儒吏。今之所謂吏者。我知之矣。其最者才吏。其次法吏。又其下則汙醜之吏。悲夫今之汙醜之吏。其害淺及於事情。今之法吏才吏。其害深中於風氣。何則。法吏以其急切刻峭之心。形而為條教號令。是

故其法足以患苦天下之人。而驟然其不樂。才吏以其機械變詐之術。粉飾時事而竊能名。側媚上官而得津要。是故其才足以自為。而無所裨益於天下。國家得百法吏才吏。鵾則以為不如得一儒吏焉。睿峯先生以名翰林居京師。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泊然若無求也。頃膺新命。出守浙江。吾慶先生之遇。吾知先生之志矣。且夫儒吏之效。蓋可想矣。其自處也。優柔嫺雅而有以自得。而丰采自蔚然於衣冠瞻視之間。其及於士與民也。涵濡切深而有以相入。而化天下粗氣浮薄鄙吝之習於型仁講義之中。夫先生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及於士與民。則必如此矣。何也。其平日迴翔馴擾於文學之林者深且久也。悲夫今之一切世俗之吏。則有時而敢於笑儒吏者矣。今之儒吏。則有一變而為一切世俗之吏者矣。以吾文學之扃。而挽吏治於古。微先生吾誰望哉。

送鄭芝泉出守襄陽序

官不必文學侍從。地不必山陬海澨。人不必衰且老。今之所難。而古之所榮也。今夫吏治之緩急。民生之甘苦。文學侍從之官不知也。習聲偶。修禮容。試之以事。而焦然其不能終日也。故抗懷匡濟之士。與為優閒清燕之臣。寧勞苦煩劇。皇皇無已。献之乎心與力。而達之乎官。雖然。献之乎心與力而達之乎官。其所自盡云爾。古之仕者

自比閭族黨之長。以至於公卿大夫。皆不出乎其鄉邦而遑乎其親。今之仕者。棲棲而馳。盡土而守。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而所至往往多羈旅蕭瑟慨𢢔綿邈之思。雖其盡心與力於官。而歲時州里之俗。父老骨肉之音。未嘗不矯首瞻望於山陬海徼之濶而不得達也。而況其滯於資格。既衰且老。然後得一命之寄。一郡之長。頹唐於齒髮之閒。而勉强於簿書期會之際。自我上者。將心輕其無能為而棄之。而自我下者。將受其苟且緣飾之敝。其甚者則嗜利無恥。而不顧其民物之瀕於危矣。故官不必文學侍從。地不必山陬海徼。人不必衰且老。今之所難。而古之所榮也。鄭君芝泉。甫弱冠舉進士。旋由翰林改官比部。僉曰惜哉。其不得為文學侍從之臣也。而君岸然自立於有司之班。推原律令之精。而惻然識其為仁人君子之事。大有以別於俗吏傷肌膚者之所為。其用心與力日以勞。其聲聞日以遠矣。今由比部擢官襄陽太守。僉曰幸哉。其拔於有司之班也。而余尤愛襄陽可一葦而杭之長沙。君之庭闈娛好。可往來上下於其閒而不厭。內有柔梓之歡。外有人民之樂。而君復少年氣銳。併心壹力。以修以革。以懲以勸。豈非今之難而古之榮耶。或曰。子謂官不必文學侍從。無乃自況耶。余曰唯唯。當為其勞苦煩劇。毋為其優閒清燕。鄭君然。余何為不然。

八先生傳

八先生諱懋政。號琴堂。與余為從昆弟。又為蒙師。口授余詩書易春秋周禮爾雅。北面請業。或易崇名以稱之。則瞿然謝曰。毋。吾固喜為八先生也。且子稱甚樸。禮意甚醇。世之自命為老師宿儒。以取尊稱於衆者。皆偽也。游於鄉。試於縣與府。無少長識與不識。翕然稱之曰八先生。其不以是稱者弗答。八先生名。遂大噪鄉邑州郡閒。先是伯父短菴。以高文懋學。結社麓山。尤與淑浦嚴公如煜善。嚴公雅負經濟才。後以縣吏薦擢至廉訪。而伯父獨摧挫老。八先生其嗣也。少負奇氣。性聰慧。能文章。伯父晚授徒於紋洲。文君良貴出其門。蓋東坡子長之亞。而八先生材與之埒。伯父私竊喜。然率羈縻童子軍中。故文君猶中鄉科。而八先生獨摧挫老。性癖飲。館穀所入。呼兒換美酒。弗恡也。飲忽酣。酣忽醒。醒忽飲。飲忽酣。酒酣耳熱。慷慨語余曰。古者貴亡過蘇秦六印。富亡過元載胡椒八百石。此皆巍然。抉其衣冠印綬輿馬婢妾錢財氣力。以橫行鄉國。生則榮。沒則已焉。而劉伶阮籍李白之徒。以飲酒名後世。吁何其壯也。邑廖氏故豪族。喜讌召。聞八先生善飲。集座客。簡善飲者數十人。將困之。八先生據席掀髯。張舌倒飲。其數十人各以次起行酒。八先生氣益銳。飲益豪。數十人不能難也。飲畢上馬揖別。行里許。忽下馬至酒肆。沽酒復飲。主人送之行者。相顧驚愕。歸報其座客。皆大駭。方余毀齒。學為八股之文。既授題。人召八先生飲。輒去。余偕童稚

嬉戲笑傲竟日未嘗思索八先生酒酣歸瞋目大怒曰吾嘗械汝以警其後余急攝衣前請願就所坐短案上跪而成文八先生佯許諾而心疑其為童子大言也遂掉臂不復顧偃几而卧卧方酣余文業立就自朗吟數過八先生驚起視之時余立其旁甚怖窺其色若喜既而私語人曰某授徒鄉里二十年童子英靈亡過若者異日當以文章擅天下然若狂毋遽語若以長其驕也余故微聞之益自刻厲為文章癸未余成進士聞八先生翼翼然語於人曰吾得若終幸矣然以薄宦留羈京師不得見者五六年家書猝至而八先生墮水死矣其死之前一夕有叩門而過者曰得毋使者執若書自京師來耶余聞而悲之為之傳以報其卒志焉

贊曰士之坎坷不遇而隱且死於窮廬老屋間者何可勝道獨八先生隱於酒而死於水吾聞塊壘鬱結則酒以澆之此其所以酣嬉淋漓於酒而弗厭也與柳文闡之屈原悲憤而投汨羅之水則八先生浮水而死亦固其所又何怪焉

祭李牖卿都轉文

嗟百川之東流到江海而始注何人命之不常歷中道而塌莎國有驥而摧瓤士有鳳而物故雖時數其適然心懷憂而不去登巍科以矞皇固惟君之妙年衣服粲以麗都神眸炯而雙懸始迴翔於中書繼拔貢於樞垣接上公之優禮故獨著於班聯

駆五馬於南甸。又擢守吉安。董盜賊以良善。進農圃使儒冠。奏龔黃之令績。騰名實以超遷。樹江南之旌旆。指齊魯以飛驂。偉君子之為政。 帝繾綣其問旃。悲夫君之在公。最勤勞而倜儻。左吏胥其進退。右幕賓其俯仰。理文書而若流。草告牒而如響。治紛綸以尊壹。寫綢繆於跌宕。髮未老其先枯。才既長而獨往。惟吾職之艱辛。曾不可乎鞅養。政優優而更學。肆抽騁於篇章。掉孤情於陶阮。發麗句於盧王。外彪炳以醲縟。内綿邈而深長。擘彝鼎於商周。擥蘭芷於沅湘。吐胸臆之精能。故古往而今當。剛時俗之非笑。呼朋儕以頡頏。朝攜壺而遨游。夜角韻以鏗鏘。得一善其服膺。茁沬芬而心藏。蓋愛才若性成。斯樂道其無方。悲夫今之悠悠。罕若君之體用。樹檀櫟以蔽陽。匪梗楫之充棟。鷫鸘細而成羣。擬丹穴之鳴鳳。長蒿目以傷心。抉賈生之餘痛。願與君而百年。擔世道以惺恐。婉勸伐於鼎彝。遂風馳於屈宋。傷吾心之徒然。怪彼蒼之如夢。已焉哉。君既亡。茲弗慟而誰慟。哀哉尚享。

修賈浪仙墓記

舒夢齡

予守姑孰之明年。始於郡城南得唐詩人賈島墓。墓四面皆田。鋤犁所侵。僅存抔土。因與前當塗縣李令謀加修葺。詎江漲圩破。村落盡在水中。兼地方有風鶴之驚。戎馬倥偬。無暇及此。嗣李令調宣城去。予亦量移同安。浪仙有知。得毋責其食言乎。今年春。乃函百金寄交饒星垣教授。并書託胡青亭太守史穎生明府。相與經理其事。落成之日。適權觀察。近在鳩工。星垣以書來請。予記其顛末。予按島初習釋。名無本。韓昌黎尹京兆。與為布衣交。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然一身落拓。久困饑寒。枯坐苦吟。至饔飧無以自給。張文潛云。唐詩人多窮。莫島為甚。生前瘦骨。死後吟魂。忍聽其踩於畜牧耶。或曰墓係賈嵩。非島也。島因謗貶長江。卒於蜀。鄭谷經其墓有七絕一首。而曹松又謂在房山。近代王阮亭亦有詩。然前志載島官水部員外。不樂進取。客死葬當塗。必非毫無依據。即輿圖全書一載當塗。一載房山。世遠年湮。不可得而考矣。要之嵩名不甚著。人亦鮮有知者。島則稱當時。聞後世。其軼事或時見於他說。愛其詩者至呼之為佛。甚或繪象奉之。其為人所推重如此。則此一邱之壠。即歸之長江簿亦無不可。

治巢瑣言

邑俗澆樸。民情尤愿謹。巨案絕少。其黠者往往因薄物細故。藉興訟端。以拖累為得
計。一紙到官。或延數年不結。所以有圖準不圖審之語。又或魚肉善良。平空架害。謂
之搭臺。予於放告日期。必據原呈駁詰。稍涉虛誑。小事枷。大事枷號示眾。如兩造俱
在堂下。遞呈。即為判斷曲直而去。
鄉愚計圖騙人。多倚年老殘廢。或婦人女子。捨命撒潑。以為莫敢誰何也。即少年子
弟。滋事成訟。往往慫恿父母妻室。臨審搪塞。予告之曰。告狀無抱告。或抱告不到。不
准。臨審抱告不到。必令原告拘送抱告到官。始為訊斷。如被人告發。則重責其子姪
與其親屬。
市有富商。乃成巨鎮。野有富民。乃為大邑。二者地方之元氣也。然而一家飽煖千家
覬覦。官不為保護之。勢必日削日蹙。以同歸於盡。緩急何所恃耶。況殷實之戶。怕官
府誅求。怕書吏需索。怕訟棍簸弄。怕無賴騙害。人即以非禮相加。有忍而受之者矣。
其或欺侮者相循。剝削者不已。於是激而成訟。大抵富與貧訟。貧直者十之二三。富
直者十居七八。而明聰之吏。多左貧而右富。謂為富者必不仁。抑又偏矣。
即如巢俗賣產後。必索加增至四五次刁筭。少不遂意。即挺身具控。或謂錢漕過割
未清。或指田地界至不明。或內有墳墓。以為損傷龍脈。或外有塘堰。相與阻絕水道

槤種誣害被告已受其拖累官又不爲之直有事外花銷過於買價者甚或旋結旋控迄無休息受業者精疲力竭往往捐產充公而止

又貧戶佃田耕種除牛具籽種外所有完納錢糧修理塘堰均須業主開銷而納租不過得十之三四彼佃戶雖苦已足償其辛勤乃不良者平日既懈其力作及至秋成則詭言收成歉薄懇讓籽粒又或預先稚匿零星糶賣虧不能償遂書立欠租字據乃愈欠愈多愈多愈不肯完田主莫可如何計惟退佃而彼又霸居不去旁人亦不敢承佃進莊往往因而興訟予涖任之始即榜示曉諭責產憑中議值彼此情甘事後例無加添惡索者許稟官懲治田主控佃戶欠租租完准佃否則立限勒追追齊仍斷離莊夫以千金之產與人分利利既歸人而又不能自主至盡爲所吞噬貧不安於貧而富者不能保其富此大亂之道也地方官遇此等案件少事姑息則刁風益長其漸不可不防

縣役分壯快皁捕四班班各頭役十名十餘名不等舊例四人一輪值值凡五日值內遇喊稟案必歸該值日頭役他役不能爭也該役當值無多日往往百計千方唆人訐告甚或賄買無賴指名誣控控准後官必差該役喚訊該役持票下鄉恐嚇訛索得錢則詭詞延擱或倩人假遞和息銷案其有不甘受誣者始具訴既求審催稟

至再至三。官方立限。勒拘原告。而不知原告實無其人。該役無可搪塞。又另雇人冒頂臨審。畧不置辨。惟俯首受責而已。在問官方謂無枉無縱。而被告者已傾家蕩產矣。然則欲除此弊。莫如先訊原告。當喊禀之時。坐堂面詰。彼既心虛。而又迫不及防真假可得之立談之間。稍涉誣罔。從重懲治。則有所懼。而無情之辭。自不敢逞。亦使無訟之一端也。

筠圃先生八袠晉一序　　常大淳

丁亥之春。淳請假在籍。謁大兄瀛臺夫子絳帷於瞻嶽門外。維時徒從祁祁。童之以道德。礪之以節行。切劘之以文章。蓋於吾郡稚都講焉。越初夏六日。為伯父筠圃太老夫子八十覽揆之辰。及門諸君。躋堂介觥。僉以淳之地邇而誼親也。屬譔文以縷諸幃。淳謂伯父道風秀世。碩望冠時。固宜有雲霞絢爛之詞。作淵懿雁鴻之氣。淳媿不文。奚足為伯父重。第念惟聚一堂。師承兩世。此而用吾言。或庶幾乎真且摯者。夫河流九曲。發源崑崙。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天下。飲於河者忘崑崙之大。雲行雨施。而不見太山九千二百仞之高。未可謂之知本也。我大兄夫子對詩禮於過庭。闇儒修於一室。搴林酌海。騰躍百家。文誠鴻矣。然而屢歎拙目。窮無闊容。則本諸伯父之恬以適也。搜遺釆隱。志兼三長。抱誠偉矣。然而妍媸在鑑。口無臧否。則本諸伯父之謹以厚也。化畦畛町。瀕納羣流。度誠汪矣。然而初終堅潔。纖無磷緇。則本諸伯父之簡以栗直以廉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抱樸子曰。雲出於山而雨其山。其伯父之教之謂乎。伯父為伯祖秀峩公次子。出後伯祖吉三公。祖母李太孺人青年矢志。伯父事之。甚孝謹。髫齔工屬文。清和妍麗。不減王若風流。連試未能青一衿。遁援例入雍。非夙志也。居常靜想精舍。懇懇課大夫子書。習其句讀。稽其根歷。辨析其

異同雜合。而探極於理要。鄉之人爭師事焉。顧家道亦稍窘而多難矣。外則社猾里魅。機謠相煽。內則風落穀飛。菑迍疊遘。雖道南諸阮。并席溫腯。未始不足分栝勻潤而伯父介介不與通。嘗曰吾儕立身。自有本原。豐約聽諸時命。隨人作計終後人。烏用伈伈睍睍下趨勤拜邪。時滈從伯父受書。竊聆格論。嗣從大兄夫子游。數數舉此言相誡勉。益耳熟焉不敢忘。歲辛巳　恩科。大兄夫子以學老文鉅得雋。滈亦厠名榜額。適年捷南宮。倖叨清秩。因思曩日伯父之所以誨滈與滈之受誨於大兄夫子者。以邋測高深於我伯父。不誠為崑源之涕濫而泰山之瞻仰也哉。今伯父年躋大耋。神明聰强。飴弄之餘。猶流覽子史星卜家言。挑鐙至二三鼓不倦。昔湯孺懷八十。作蠅頭楷五千言。與諸孫商品時義。傳諸通志。沈仲質春秋逾八十。而其子九疇以六十成進士。屠隆模邱先生張之以詩序。伯父其與沈湯而君子。媲德而光簡冊乎。抑滈進同學諸君而更有說焉。夫子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凡著錄稱弟子者。旦晚掇巍科不足侈。而考其德行道藝。固已源而濬之。本而滋之矣。異日我伯父旄期壽届綸錫貤贈。大兄夫子以皓首舞萊斑。諸君子青紫駢羅。升拜成禮。知必有掞藻摛華以侑康爵者。則滈今日謰謱所陳。其亦壽言之來章也夫。

趙納韓上黨論

袁宬

地有所必爭。利有所必趨。非爭地也。非趨利也。深謀遠慮。度形勢。存國家也。趙之納韓上黨也。豹則爭之。勝則成之。頗則將而禦之。括則代而敗之。遂至邯鄲圍。六城割。人咸咎趙納之之失。袁子曰。納之之計。非失也。守之之道則失。何以言之。三晉之國。趙為最大。韓魏之所恃者惟趙。秦之所憚者惟趙。秦之謀曰。趙強不可驟圖也。攻野王。則韓之上黨之道絕。而上黨可以坐取。據上黨則深入趙腹。北臨晉陽。則晉陽危。南臨邯鄲。則邯鄲懼。朝發夕至。備東挑西。於是乎趙不支而韓魏臣矣。是微獨趙之利害然也。六國之存亡。胥係於此。而幸也。馮亭因不欲為秦之民。趨而之趙。是千載一時也。為趙計者。當如救火捕亡。急使廉頗將二十萬眾。因上黨民以禦秦。割一名都以事魏。約韓復取野王。與之中分上黨。樓重實以附齊楚。如是則進足以弱秦。退足以自守。不知出此。而紆迴坐視。使秦得攻拔之。然後據長平以鎮撫上黨。其失一。不約韓魏而獨攻之。其失二。惑反間。遂聽言。以括代頗。其失三。操三失以敵強秦。四十萬眾亡於外。邯鄲圍。六城割。而秦并天下之勢成矣。或曰。子言雖美。而不切於事。當是時。秦強十倍諸侯。法令嚴明。兵革堅勁。范雎為相。白起為將。安居無事。尚恐被兵。況敗其垂成之功。以觸其怒。恐得而不速禍哉。曰若子之言。不納上黨。而四十萬

敗終不亡。邯鄲終不圍。六城終不割耶。今有三人於此。徒行遇盜。盜殺其一人。彼二人者。起而并力搏之。庶幾可以自救。若畏盜之勇。而逡巡退避。則追而射之。必盡殪也。秦趙之勢。何以異此。故曰。納之之計非失。而守之之道失也。

遊金粟泉記　　吳育

循瓊州府城東南行三里。所有泉出平地。甃石為池。深不五尺。方廣四尺。水清而甘。與江南諸泉相類。郡中居民食飲咸取給焉。大旱不竭。大浸不溢。曰金粟泉。或曰浮粟泉。蓋土人往往見粟浮其上。昔東坡先生謫儋耳。初至海南。飲斯泉而甘之。泉於是乎斯出。不知天之生此泉以養賢者歟。儻本有之而土人不之知也。其旁為洞酌亭。亭久廢矣。凡今之存者。皆前明以來所剏造也。而此亭則翁學士方綱取先生詩以名之。亭之北為東坡書院。其西為觀稼亭。亭之北。為金粟庵。浮屠居之。浮屠跣足布衲。貌樸而率。屋宇蕭寥。荒荒蔓蔓。可容四五席。背平岡。面平野。無可觀覽。予以雷瓊觀察之招。同事六七人。從觀察渡海而來。十月朔日。與李君心蘭。嵇君雲濤。往遊焉。徘徊泉周。摩挲石壘。緣岡而上。觀於高庵。采五稜洋桃。屬浮屠拓先生遺像與書。及莫而歸。夫余輩數人。生長中華山水之區。友朋之樂。臨觀之美。極天下之適矣。至於是乃以此遊為最得。平居悄焉寡儔。渺焉悽愴。狂狂汲汲。各抱不可終日之志。先生以謫居此。歎處三年。怡然浩然。若將終身。豈天人也歟。

遊峽山寺記

清遠峽。崇山峻峙。滙水貫之。水蕩石罅。倒若無根。地稍開。得峽山寺。寺最高處曰帝

子舊居。曰歸猿洞。即道書所謂第十九福地也。余以足疾未能至。聞之奇花異卉五色雜豔。香氣掩冉。苾苾芬芬。殆非人境。意始灑然。入門左不半里。曰如來坐禪處。有圓石如案。曰釣魚臺。屈右行。依崇岡。緣石磴。約三百級。逾小橋。坐深碧軒。觀瀑布。瀑所從來者。高飛流下。頹墮乎軒側。下流成池。為東坡洗墨池。求東坡書不可得。復屈東西行數百步。懸崖岸然。蒼蘚一色。隱隱沈沈。若動若靜。即之復開者。凝碧灣也。是山之峯巒。皆隱而南。禺諸峯相對出。高起天際。其岸然者。列若屏幛。陵檻遠矚。江波澹澹。日光不到。飛鳥無迹。煙縷浮起。蕩為輕雲。顧視衣袂。凝若生翠。意授神悅。嗒焉忘言。蓋天地之氣。日與形接。忽不自知。於此見太古之容色。渾茫之精神。乃憮然遇之矣。

黃徵君傳

徵君武進人。名乚生。字小佛。父景仁。字仲則。負軼才奇氣。嘗游大興朱公筠安徽學使幕。公以三月三日。屬諸名士會於采石之太白樓。酒酣賦詩。仲則年最少。衣白袷衣。持酒立日景中。頃刻數百言。擲筆豪飲。諸公皆為束手。樓以下觀者。謂千一百年來殆無是會云。君年十三。孤。賴父時故人周郎以成立。二十南游廣東。廣中風氣淫靡。遊客無不挾女妓。窮飲博。日夜號呶。而不屑事事。君孤介絕俗。以為怪物。既而大

興弟文正公爲巡撫。惡其習。斥言於衆曰。數千里大小郡縣。數十幕中。竟無一人自愛者。或以君聞。乃大喜。叩其世曰。吾故也。乃益喜。以此知名。久之歸。益刻苦於學。治鄭氏禮。無節目無所不詳。無輿窔無所不闢。講說一篇。貫穿諸經。如望趙海。又好揚曾之書。凡廋詞隱語。彼術中所謂秘而不洩者。皆發其蒙。嘗以語世之號爲知地者。知地者不能解也。唯吾友董士錫晉卿善之。晉卿好精思。通虞翻氏易。於陰陽五行家言。發揮古義。錯綜變化。歸於自然。亦絕學也。余交君二十年。見君苦心壹志。一字不釋於胸。至廢寢食。而盛暑披絮衣。冬則重裘。敝裘擁罏。尚畏其寒。曰君病矣。盍少休。君曰然。然不止。以至於死。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同縣以君名上。君辭不獲。將應 召用。乃竟不遂。年五十三。有一子。目重瞳子。聰穎特異。將冠而夭。遂無子。

吳育曰。或悲君之無後。或以爲其行孑然有以致之。余謂昔友莊傳永惲子居。其使人之氣。煖然如春。炎然如夏。而亦無後何哉。士焦身苦思以致其學。自治而已。在我者我庸克之。其不於我者。我何庸心焉。

鄧生傳

鄧生。字石如。安慶懷甯人也。不詳其世所出。亦不讀書。初學刻印。忽有悟。故肇爲篆書。視世之名能篆書者。已乃大奇。遂一切以古人爲法。放廢俗學。其才其志。能悉赴

之。欲金修撰榜方家居。生挾其書。踵門上謁。不得見。償書於市。翰林張先生。時尚未第。館於金所。出見生書善之。謂門者通焉。鄧生雖能書。然不識字體多誤。張先生為討論六書之旨。生大好之。為書益放。雲行風止。初若不經意。脫手視皆殊絕。其後張先生赴禮部試。留都下。生亦來。將以書傭衣食京師。貴人多俗書。鄧生辯鬭之。皆失其意。劉文清公頗知之。然不能勝眾口。竟歸。又嘗游巡撫畢沅幕府。無所知名。往來揚州上下二十餘年。益工各體書。無不得神詣。然鄧生布衣。不能奔走天下之士。而士多俗學。知鄧生者鮮。故得大肆其力於古。以成一世之業也。初生之欲不得志。乃瓢囊遊於黟山。三月而後出。尋幽陟深。無所不到。到輒題數字。手自刻石其上。其縱情獨往如此。張先生名惠言。

吳育曰。蒼史不作。天地茫昧。聖雖制經。安從而備。俗學芬縕。往而不反。六書已漓。斯文不墜。鄧生生百世之下。奮好古之力。起絕學。紹秦漢之迹焉。張先生操制作之原。而年力弗逮。悲夫。

僕射山樵傳

僕射山樵。姓錢氏。名伯坰。字魯斯。常州陽湖人。國子監生。以善書名天下。稱曰魯斯先生。先生生平所至。京師山東湖南北浙江揚州宣歙之間。書迹皆徧。其處喜為詩

好飲酒。體貌魁梧。瞻視不羣。登望賦詩。自謂一時豪士。先生初至京師。四庫書館方開。天下寒畯競奔走求試謄錄。期滿得以丞簿進身。其族叔父文敏公。欲為之地一試不及格。先生亦去不屑也。先生書初學董文敏。後學顏魯公。旁及徐季海李北海諸大家。既沈浸數十年。復歸之宋四家蔡蘇黃米。其為書若風雨驟至。颯然有聲。縱橫馳驟。頃刻數十紙。放筆豪飲。一坐盡暢。朋舊親故。貧而求佽者。輒書與之。唯所欲。其不合者。雖彊之不顧。內行篤修。多識前言往行。事母夫人至孝。年逾六十。若嬰兒子然。娶妻不育。或勸置妾。先生曰。弟有子。即吾有子也。何妾。年及五十。弟死。其子亦皆死。不得已置妾焉。連舉三子某某。先生年七十。喪母夫人。精力驟衰。喪數畢亦卒。

所著僕射山莊詩若干卷。藏於家。

吳育曰。余來常州。見先生。先生年六十矣。視之若四十許人。善談說。酒後述百數十年事。往往終日夜或未竟。明日復之。一字不遺。惜乎無有能就而記之者。今則已矣。悲夫。

遊馬鞍山記　朱瑋

歲二月。王峯試畢。旅邸無聊。偕諸迂平莊貧山張農聞游馬鞍山。是日新雨初過。浮雲乍斂。青鞋布襪。頗不畏春日之暄。而洗惠風之暢也。自城西過景德教寺。折而東。再折而北。沿溪過山光雲影所。又折而西。弱柳迎風。殘紅點水。饒滚潑閒趣。復前行。從狹巷出。玉山已朗然在目矣。道旁有小庵。憩足焉。女僮以茶餉。飲而行。抵山麓。各奮勇而登。迂平最先。貧山繼之。至山半。咸怯不能進。予笑之。謂農聞曰。之兩人者。興未闌。我與君先彼將躡我後。未數武。果雙雙而至。貧山羨予游天平山登白雲峯。伎倆猶在。予曰。此濟勝具乎。時見壓絕牀。伏案作蛩蚓聲時。豫為培養也。因各大笑。予偕農聞登文筆峯。看野豬諸峯。而二子不能從矣。跳高巖。舒遠眺。西則吳山蒯荊。湖水縈迂。隄邊嫩綠嫣紅。交輝互映。東望滇渺。浩浩茫茫。渾無涯際。因吟唐人題句。當時景物宛在目前。昔楊鐵崖登斯山。有感於懷。謂顧仲瑛後日豈知有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日之遊。後人又焉知之耶。相與太息者久之。從關帝殿後至一綫天而下。迂平貧山。方臨風舒嘯。各述所見。更欲覓諸勝。以足疲而止。下山謁黃太常墓。過祈寧。賦詩二首。攜飲而返。

叔兄印山先生述畧

嗚呼。人生盛明之世。上不能希升斗之粟。榮稱祿養。下不得寸畝戮力躬耕。以供甘旨。惟是依人廡下。若傭力之徒皇皇汲汲。資微潤為朝夕謀。傷已。然寢門無恙。骨肉團欒。春秋佳日。兄與弟各率其妻若子。奉巵酒脫粟。博堂上片刻歡。不得於人。猶得於天。聊自慰也。奈何并此而奪之哉。先府君之歿也。迄今二十有二年。我兄弟破涕為笑。奉我母氏。即長此百年。已傷我不如人。矧頻凶疊禍。不浹月而喪我伯嫂叔兄。繼以吾母。遭際慘酷。更無逾此。肝摧腸裂。何能有言。顧念我叔兄砥礪於窮巷寂寞中。守吾父吾母之訓。有以自完其行者。要不可忘。爰忍痛濡墨。作叔兄印山先生述略。先生名禧。字禮吉。行三。印山其別字也。少穎異。讀書有神悟。長習制舉藝。清儁拔俗。有先正風。州縣試輒前列。肄業當湖書院。往往壓其曹偶。趙南塘先生。嘗取其文刻入考卷中。然遇學使者試。數以微疵見擯。既乃棄去。學為詩歌。有北宋人風格。閒以餘閒。讀岐黃書。亦能深究脈理。顧情性狷介。不能俯仰隨人。又跡放曠達。不汲汲於家人生產。蕭然壁立。時或炊煙不繼。為童子句讀師。竟歲聱牙詰屈。得一二十金。以仰事俯育。嗚呼難矣。夫人苟內無所重。鮮不以貧賤憂戚喪其本真。或脂韋卑諂以取世悅。或誕妄弔詭以覬人財。而吾兄固守其窮。即死不悔。困而不失其所守。殆近有道君子之為乎。其養吾母也。晨興必怡顏躬覘親意所向。進食必嘗。談食味為

笑樂。值釜鐺生塵之日。脫其中單質錢易米。不使人知。慮老人知而不安也。嗟乎傷哉。我兄弟狷潔自好。大約相同。而叔兄之窮愁潦倒。尤與予同。予所為嗚咽悲傷言之而彌痛者也。然我叔兄十年閉戶。溫清躬親。予則四方謀食。滫瀡槃匜。一委諸婦。婦之於姑。能如子乎。不如子乎。今吾母往矣。叔兄先吾母而往矣。死而有知。其仍奉几撰杖追隨前後乎。則夜臺泉室。樂有甚於生者。視予不肖之軀。靦然偷活。更有歎為不如者矣。嗚呼傷哉。兄生於乾隆六年。歿於嘉慶二年五月初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娶沈氏有子一。欽曾。父歿哀毀盡禮。侍母病無倦色。可冀有成。書此俾藏之以俟他日云。

江南黃運兩河議

褚逢椿

古之治河者一。今之治河者三。古之治河者。以一而播為九。故其勢殺而功成。今之治河者。以三而滙為一。故勢益而害劇。禹鑿龍門。放於碣石。以北入海。河安流者數百年。周定王時。河決泠滎。東自利津入海。故道遂湮。漢武帝時。河決東郡。潰金堤而隄防之事日亟。然猶與淮相遠也。至宋仁宗時。河南入淮而害始中於淮。然猶與漕無與也。至明永樂中。借河濟運而害始中於漕。三者合而患乃不可究詰矣。今按淮安府安東縣之雲梯關。為淮入海之處。自洪武以前。河雖會淮。尚有南流北流二支。及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北流盡塞。於是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兩瀆並流入海。每遇泛漲。淮揚胥受其禍。萬歷年間。潘季馴為總河。用東淮刷黃之策。堅築高堰。畜洪澤湖所注全淮之水。以七分入清口。刷黃入海。而以三分入運河。自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三百里。以達之江。每年四月。漕艘過淮後。仍於天妃閘外。築草壩一道。以禦黃水。不使涓滴入運河。蓋惟恐倒灌沙淤。以阻漕運。運河內又置有撈淺夫役。三年則募民夫大挑一次。故迄明季。淮陽安枕。運道通行。其當日設施。載在河防一覽者。班班可考也。順治十八年。防海盜自雲梯關入口。於水中釘梅花樁。以限其入。而黃河沙停漸至淤墊。此海口之受病者一也。康熙元年。南河分司吳煒擅開周橋。洪澤河水直

入高寶湖。以致淮水中分。力弱不能刷黃。而清口流緩。雲梯益淤。此清口之受病者二也。康熙十九年。洪澤湖大漲。從高堰漫入高寶湖。運河東隄清水潭諸處皆決。總河靳文襄力鬭清口。堅築清江隄岸。又於高堰一帶。開滚水壩六座。以洩洪澤之水。高郵城南開滚水壩六座。以洩高寶湖之水。蓋淮水既分。則黃水之出。雲梯關易於容受。而清口既闢。則淮水之刷黃。仍暢達而不至倒灌入湖。水小則閉六壩以濟漕。水大則開六壩以紓患。高堰永固。運道常通。亦救時之良策也。然日久弊生。淮水勢漸緩。而黃水亦尾淮水而行。漸入天妃閘內。又淺夫改為河兵。而運河之底日高。安東築攔黃壩。以護城郭。而入海之路益梗。康熙三十五年。大水漫入高寶湖。城郭不沒者三版。三十八年。決邵伯鎮。總河張鵬翮塞六壩。而洪澤之水不分。洩瀉爛泥淺。而清水之口漸通。後仍改六為之加高。以備異漲。而不許輕啟。數年之間。水患平減。使此時於清口之上流。固歸仁隄為高堰之外障。遏湖水入黃河。以助其衝。則清口當必更快。再於安東之下流。疏雲梯關舊口。務寬廣一如向時。則運河無倒灌之虞。且海潮無逆漲之勢矣。乃繼者非人。工程日壞。海口易淤。南岸屢決。所決之口。水勢皆直匯洪澤湖。遂以淮水所豬之區。變為全黃所注之地。泥沙淤墊。而湖面益高。且由三閘直注高寶湖。而湖之底又淤。灌入運河。而河之底又漲。於是惟有加隄蓄水

國學扶輪社印

以濟運。而城郭如在釜底。伏秋水汎。西風驟起。危如累卵。惟有開高郵三壩以洩入隄東之下河。或宣洩不及。惟有盜決東隄。以解城郭之一法。而泰興等州成巨浸矣。嘗綜大勢而論之。黃未入湖以前。淮挾全力以刷黃。而清口自迅。黃借清流以入海。而運道無虞。黃既倒灌以後。上流久淤。下流久溢。隄日加。水日上。壩日開。河日淺。猶揚湯止沸。厝火積薪。終無補也。議者曰。海口不可不濬。夫海口非易濬也。安東海口。見在通行者。乃當日十分之二三。南自射陽湖一帶。涸為良田。北自黑隼。一望黃成平陸。綿延數十里。無論難以施工。即不惜帑金。不惜民力。而淮水既弱。黃水易淤。海潮又挾沙以逆入。海底之沙。無從深撈。則新濬之口。必致旋淤。此其不可行者也。又曰。淮陽下河。不可不疏。夫下河與上河。異勢也。水性趨下。往時淮黃交漲。勢若建瓴。若三壩既開。東隄并決。下河深廣。黃一伏秋大漲。乘勢全注高寶湖。東浸興泰。南逼真揚。奪邗溝合江水至通州入海。三水合為一。而淮揚州縣盡沈水底。巨億之民賦無所償。兩淮之鹽課無所出。自鎮至淮。數百里之運道。洪濤巨浪。無所施其牽挽。其為害可勝道哉。若仍閉三壩。固東隄。則下河之疏。終無益於上河之瘀。此其說之不可行者二也。至於憒運道之不能久安。而欲於淮泗之西。另闢一河。由汴入黃。以避高寶。則失之迂。慮淮水之易溢。而欲於盱眙之溜淮套。鑿山引淮。由六合入江。以保

淮陽則失之誕因黃水之不盡出清口而欲於毛城鋪地方挑引黃河直注洪澤以固邳徐則失之險皆理勢所萬不可行者然則治今日之河終無法乎曰亦反其本以治之而已矣蓋物極有必反之勢江淮河濟古稱四瀆瀆者獨也今河已混濟奪淮再徙而南勢必合江四瀆一流斷無是理且河之自北而南者以北高而南下也宋元迄今近七百年南徙之勢已極日就淤墊則南高而北下近又屢決於南每決必淤南岸河身高於北岸故北岸險工最多由下而上黃水倒流桃宿豐沛處處防範此河之變遷可見也淮水逆漲泗州城已沒於康熙二十三年近又逆行於五河宿虹一帶虹縣既徙盱眙現居山頂設淮黃並漲合而北決則徐兗必危此淮水之情形可見也合淮黃之全局揆之天道度之地形則開北河以分河勢之策為昔日之成規今日之要務不可不急講也按地圖封邱縣北岸有金龍口乃當日黃河由張秋入大清河之故道河形尚存若照依河形先為挑濬深廣凡當水之衝者預戒民將田廬冢墓遷於他所官給其費於南岸築縷隄束之於縷隄外築遙隄使暴水至不至旁潰又於張秋東北由大清河入海之故道亦挑河築岸其在海豐利津海口雍正中曾行開濬今再為疏闢務極深廣然後決金龍口使之自北而東仍合洪武以前之北流因其故道入海蓋安東已淤之海口難以再闢而海豐利津未淤之

海口。易於施工。因勢利導。勞費正不大也。夫以一黃河之水。分而兩流。則其勢必弱。然後堅閉高堰三壩。大闢清口。使淮水暢流於安東之海口。刷黃而行。既不停淤。亦不內灌。然後挑濬運河。建置閘洞。一如舊式。淮陽之城郭田廬。可保無虞。自瓜儀至天妃閘之運道。可無淺阻。而徐邳以上之兩岸隄工。永無危險。此賈讓治河之策也。

或疑河無兩行之理。不知水之大者。有經流必有支流。禹疏九河。漢有屯氏諸河。唐有馬頰。皆並行以入於一海。宋有北流東流。金有南派北派。皆分流以入於一海口。安在其不可分也。又或疑有妨運道。不知自濟甯以上。皆濬七十二泉。用汶以濟運。無藉於黃。其黃水之由張秋鎮入大清河。不過穿運河而東。猶淮安天妃閘之入新河口。漕船可揚帆逕溜而渡也。自明永樂建都燕京。全賴會通河以行運。而黃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二合淮。其四則合漕以入淮。出長垣者。由陽穀出曹州者。由魚臺出儀封者。由徐之小浮橋出沛者。由飛雲橋出徐沛之中者。由溜溝。且以黃濟淮。安在為妨運也。今不早為計。一旦衝決高堰。則無淮揚。衝決張秋。則沒兗豫。與其隨時補綴。為臨渴掘井之謀。何如畧作更張。為先事預防之地。但事屬創舉。策須萬全。書曰。予荒度土功。荒度者。必躬履其地。量地之高下。測水之廣隘。目悉情形。胸布成算。若潘季馴之專敕經年。靳文襄之詳勘要害。張鵬翮之日夕水次。方可次第以

施功。剋期以奏效。否則輕舉召殃。與因循貽禍。其得失不能以寸也。

晉論　顧曾

取天下以逆。守天下以順者。有乎。無有也。取天下以亂。守天下以治者。有乎。無有也。蓋以撥之而不能也。國之長久。在其子孫之賢與不肖。而子孫之賢與不肖。非生而賢。生而不肖也。惟其平日舉動之閒。起於相因。而成於相習。顧視其父祖如何耳。堯有天下。不以與丹朱而以與舜。舜有天下。不以與商均而以與禹。此在後世為子者。必且以是氣憤不平。起而相爭者。然以丹朱商均之不肖。卒能順父之命。成父之欲而不怨。何則。堯舜以揖讓而有天下。得不足以為喜。失不足以為憂。而亟亟焉以治天下為事。其子雖不能知。而已得其所以不與天下之心。夫是以恬然相安。而不肯為禍。蓋所為起於相因。而成於相習者也。觀晉武帝以篡弑取魏之天下。元馬端臨言其攘臂取之。曾無忌憚。天下既定。太康十一年冬。封其子孫為王者數人。蓋有鑒於魏文帝之薄於骨肉。比於周道親親之意。自以為能得善守之道矣。武帝死。賈后遂殺太子遹。趙王倫出為亂。淮南王允討之。而允死。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閒王顒等又殺倫。長沙王乂又殺冏。穎反。乂討之。東海王越又殺乂。兄弟之閒。始以殺為能。方武帝之封也。本欲其相保。乃適以相殺。予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為之痛其事而思其由。意其平日。殆不知廉潔退讓忠信之事為美。君與父我所當敬也。敬則有所不敢

也兄與弟我所當愛也。愛則有所不忍也。彼但見其父祖猝然起於公卿間。操一時之柄。奪人之國。廢人之君。不顧其心之可安。不過以強力而取勝。至於有天下若此其易。夫弱者以天子而不能保其一身。強者乃以一臣而得天下。其視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已不識為何物。惟因而利之。利孰利於有天下者。縱使強者其力遂可以得天下。而弱者亦必有所冀倖而以亂天下。凡若此者。皆相因相習之為也。且夫有天下之樂。非如一身一家之小計。千金之子。百畝之產。子眾分而不均。則必有舉起而相議。合訟而不休者。彼以小而不肯相下。況茲之所爭者大哉。昔齊桓公既死。五公子爭立。大亂其國。良由桓公之為人。志在功利。貪得務欲。諸子習見其所為。固無足怪。然其平日尊周室。攘夷狄。其君臣上下。內外如一。有條而不紊。有序而可守。而其子孫已至於如此。又況乎無君臣。無父子兄弟。一變而為亂。不能以理禁。不可以情喻。禍有不百此者哉。於是惠帝既立。五胡起釁。至安恭二帝。一劉裕突起於下。而因而竊其國。弒其君。蓋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而要不可有速亡之事。與不明致亡之由。亡之由自內及外。治之道先家而國。人主之有其國。與人之有其身。無以異也。耳目口鼻。但足以為病。不足以殺身。至於肺腸心腹之為患。則百病隨而攻之。當晉之世。外患未作。其諸王欲自相攘奪。內之為亂。外人安得不乘間抵隙而起。如梁武

之召侯景乎。易曰。履霜堅冰。始其事以漸而至。惟其以骨肉兄弟。不自為變。而外患入之。其不自為變。亦緣於不知變。其不知變者。則以武帝有天下。但知其所以有天下之故。其他在所不知。其父殺人報讐。其子自然行刼。彼其平時舉動之間。相因相習。祇是力取威勝之事。而所謂不敢與不忍之心者。無從而知之也。嗚呼。然則有天下者。非徒為善守之說。其必欲愼其所取而可哉。

王衍論

今夫老莊之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哉。老莊之言虛。聖人之言實。老莊之言簡而易。聖人之言繁而重。而天下之人。遂莫不樂簡易而畏繁重。其言至治之世。民結繩而用。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因以其言為可用。而怪後世莫有用之以致治者。嗚呼。使其言之果可用也。則其過聖人也遠矣。吾何以窮之哉。及讀晉王衍傳。至為石勒所殺。乃曰向若不祖尚虛浮。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乃知衍不獨以老莊為口舌。欲以是治晉室。佐太平。至於將死而悔。然後知其說之果不可用也。當魏晉之世。老莊之說大行。人習其言。家有其書。而何晏王衍之徒。尤篤好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然而晉惠懷二帝之間。法度弛紀綱廢。兄弟相殺。華夷不辨。以臣弑君。外有强虜。兵革不休。何者。彼蓋以名教為

亂眞。而自守其恬澹無爲治之以不治。治之以不治者。乃眞所爲不治也。既有人。安得無倫。聖人爲君臣父子以序之。既有人。安得無欲。聖人爲仁義以導之。既有人。安得無與。聖人爲禮樂之事以佐之。既有人。安得無爭。聖人爲刑罰之威以制之。既有人。安得無信。聖人爲符璽權衡之用以徵之。此數端者。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治天下之大權。措天下於無事。非此無以爲者。而老莊之徒。以爲多事。以爲民生而渾沌樸略。後世聖人治之以委曲繁重。而遂相亂。夫百獸之在山林。羣聚而雜處。則相噬。弱者死。强者存。以無治之者故也。夫惟其多事也。既乃相安於無事。惟其無事也。而其後卒至於多事。不然。聖人以多事。老莊以無事。使其同出於治也。孰難孰易。雖愚者必知而不爲。老莊爲其易。聖人何樂爲其難。老莊不爲聖人之難。而聖人何獨不爲老莊之易乎。然而爲老莊者。至今而未絕也。吾不知其慕乎名耶。抑將乎實耶。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求其所不見。而莫知求其所已見耶。聖人之道不可爲。萬世而無弊。老莊之學可爲。一晉用之而已亡。然彼挾其亂亡之具以壞人國。而有沾沾焉言至治之世。樂其俗。安其居者。吾知其妄也。吾見其施之行事文法。取效不過如此也。雖然。老莊之學。非獨晉用之。秦亦用之。商鞅韓非之術。出於老莊。以變用之而秦亡。以正用之而晉亡。嗟乎。晉之天下。不幸而有王衍之徒。王衍

亦不幸而習老莊之書。然則魏晉之天下可以得王衍。魏王衍可以得老莊。老莊之書。縱橫無當。吾何以窮其說。窮之以所用而已。

石介論

可以言而不言。則謂之懦。可以不言而言。則謂之悖。君子不得已而有言。言非行道之本計也。亂之所由出也。天下之是非。有不待伸而明。天下之曲直。有不待斷而止。然則慶曆之有石介。蓋不幸也。方仁宗用韓琦富弼范仲淹杜衍歐陽修而斥夏竦。天下之福也。介時官國子直講。乃欣然自喜。作慶曆聖德詩。傳諸天下。竦始怨之。使女奴習介書。改介所為富弼記奏字。又偽為介撰富弼廢立詔榜語上聞。以致范富等相繼引去。而介亦以是罷黜。甚矣介之好事也。不知揆情度勢。相輔而理。而多言取敗。以無用之詩歌。損有用之實事。使韓富諸人。不能成其治志。蓋未嘗不歎息也。然介之為人。人稱其正直剛明。無所畏避。喜招致賓客。縱談國事。以吾觀之。不過好立名譽。不務本計之人耳。嘗觀頌之序。稱皇帝以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而其頌言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而介於此不勝區區之心。乃欲剖別賢佞。傾動人主。夫進賢退不肖。大臣宰相之事。非介之所得與。況其時賢已得進。不肖已得退。亦奚言之足用以固其用韓富之心。不知仁宗既用韓富。

則非韓富者自退。韓富既自用於仁宗。則與韓富者皆進。非韓富者退。與韓富者進則韓富之言。日陳於前。而攻韓富之言。自不得而入。而彌其隙。固其用。是在韓富而已矣。彼石介焉。蓋所謂抵其隙者也。當其時。微介之詩。竦誠不至於怨。彼或以為人主不用己。是其好惡一時出於獨斷。而小人之心。固欲伺察意旨。得當而進。殆至窮無復之。厥然後已。此其勢可日與遠而不可與敵。而仁宗者求治之心甚切。既得致治之臣。韓富一日在朝。則夏竦何至即用。又奚必介之言哉。介之師孫復。謂其嫉惡太過。禍乃必及。而介徒取快一時之論。而尚不知所以撓治之由。是其自禍而又以禍國也。吾故曰。慶曆之有石介。蓋不幸也。

書管子後

昔太公治齊。因俗簡禮。悉用周制。數世無改。及桓公用管仲。始破壞井田遺意。制國為二十一鄉。制鄙為五屬。分兵與民。各治其事。使食足兵強。百姓樂業。故力能征伐不義。以成霸業。今其書之存者。其規畫如此而已。其後商鞅遂襲其說。使秦好戰爭雄。士卒蹂躪。竟開阡陌。先王之制。陵夷盡矣。夫雜霸之術。其始足以強人國。而亦不能計其害。譬如烏喙蝮蝎。皆足以効。無以勝其毒。唯先王之道。萬世無弊。人主雖知之而不盡用。不能復三代之隆者。皆管商雜霸之說行。有以亂之也。或言王霸無異

道。而心有公私。故其所施有廣狹。管仲得君如桓公。不能復太公之烈。而旬以其術成爭搆之功。趨一時之利。管仲死而齊國遂亂。然其遺謀餘策。後世稱之。其分兵民之法。猶因而不廢。豈用管子之術。能盡利後世乎。方天下衰微。審度事勢。急於有功。取以補救一時。無不得志。宜乎溺於權利。若以古之行政純任德教為非宜。而陰用其術也。

答秦侍郎書

曾再拜。得閣下所示。近日世道風俗。日趨於下。邑中無賴子弟。稍不如志。謗議沸騰。而告訐之風。日以滋長。非獨閣下憂之。雖以曾之愚陋無識。亦以為非旦夕之事。蓋人心之所向。必因乎風俗之所趨而為之。吾吳中素以侈靡相尚。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率多買田宅。遺子孫。為不可動之計。其子弟習於聞見。而固守其意。中人以下之覽。與之言廉恥之節。則慕其名而難為。與之言苟得之事。則就其利而易動。而其尤甚者。漸至貪鄙詐戾。見利而不顧其害。有事則恃父兄之力以持其令長。挾令長之勢以暴其鄉黨。此近年之弊。而閣下之所未見也。閣下以清明謙直之風。聞於朝廷。而達於草野。其進退出處之間。求之古人。庶幾無愧。以之居鄉。可以善俗。誠世道一變之會。然嘗聞人言。閣下但以孑然獨立。不能和處鄉里。用相駭惑。是以近者

方欲舉廢墜。修文獻。復哲士賢人舊址於荼椿荊棘之餘。所為宜無不順乎人情。而皆欲合謀以撓其事。莫肯信而從之。惟前之以權勢自恣者。稍稍斂戢而無以逞其利。夫君子之處世。有剛介之操。不肯詭隨。其易為人所不悅而嚴憚如是。若猛虎暫處於巖谷。而一時百獸為之震恐。摒棄若為之匿跡。然其心之鬱鬱而不得以逞其志者。未能已也。夫使人外憚而心不服。則欲禁人而不得止。責之急則反而求我之所為。雖以平昔尊重之勢臨之。以一言進人。則眾以為賢。以一言斥人。則眾以為不肖。而朝夕竊覘閣下之舉動以求其釁者。多也。指其一端之可議。以為未盡出於公與明。使其言無足據以為輕重。而後得肆其所為而無忌。於斯時而欲閣下之道行。必閣下之道勝。豈可不審其情。不度其勢。而善持之。而遽以返數十年靡靡已壞之風俗哉。嘗觀古之君子。不務逆人之情。而優游漸漬。如雨暘寒暑。運行其中。而風俗人心為之潛易。蓋錫邑於吾吳諸俗為易變。自宋儒楊中立在邑十有八年。而喻樗尤袁之徒。皆親受其傳。迨後東林諸賢。實有以繼雒閩之絕學。為四方之所景仰。未及二百年。此以知餘澤之未盡熄。而人心之未盡泯也。且以我數朝培養深厚。必有洗滌濯磨。希風前哲者。而閣下學識深醇。文章尤絕出於當世。固邑中所願親近而薰炙者。宜擇其中一二賢者。先正其所趨。以為之倡。凡後進末學。求甚汨沒有獨慕

而為者。當引而進之。而接之以和易。使入於其中。日聞其言以激發其志氣。必信而易從。雖有貪鄙詐戾如向之為者。將疾之以為異類。如是而閣下之道行。風俗變而人材出。不惟可振積世弛廢之習。而漸可以冀復東林之舊觀。不勝幸甚。愚昧之見惟所裁擇。晉再拜。

蘇學士集後序

蘇子美集十五卷。出於歐公之所集錄者。宋南渡後。又刻於三衢。世稱衢本滄浪集康熙戊寅。震澤徐氏刻蘇學士集。分為十六卷。字句舛謬既多。其詩與文之散見於他集者。往往無之。蓋非善本也。吾長洲何先生焯。以博覽載籍。知名於時。嘗校正是集惜不得衢本而參考之。然過徐氏本已遠矣。余因錄而藏之。子美少時為古文。名與歐公相上下。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以太廟齋郎。詣登聞上疏。年二十。登嘉祐元年進士第。有詔戒越職言事。子美又上書。極言其不可。慶曆四年。授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監進奏院。以鬻故紙為客事誣奏之。遂除名。此見於龔明之中吳紀聞與史所載無異。子美為人可重如此。迄今可想見其出處而余特悲其有可用之機而受適中之禍。史稱子美為人。無所迴避。然以一新進之士。喜事直諫。未必遽見進用而王拱辰者。何獨有意於子美也哉。蓋其不幸而為杜公之婿。而又為文正公之所

薦顧塔與薦。豈足以累子美。而由子美之事考之。若誠足以累之者。此所謂適中之禍也。子美既被廢。攜妻子居蘇州。買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池館。為作滄浪亭。及為湖州長史。益徜徉自肆。與水石為娛。有終焉之志。夫人一黜而不用。安知異日之不復見用。而子美竟屈抑不欲求伸如此。豈以天下事有為我而發者。君子一身任天下之事。凡是非邪正。必力與之氣爭而不勝。必不能自止。一旦邪正既明。是非既定。天下卒待我施為。無可進之路。亦當有自進之心。而事非為我而發者。方仕進之初機有所阻。所係不過一身之榮辱而止。雖邪正既明。是非既定。而與我無與。有可進之路。而不必有自進之心。彼子美者其知之矣。余以何氏本讀之既詳。始得其為人。而并論其事如此云。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四

候氣便法

除姦　　管同

君子與小人不可以並處。君子與小人並處。非君子去小人。則小人必害君子。然自吾觀之。自古及今。小人害君子。如善射者然。發十而中者八九。君子欲去小人。發矢者十。幸而中者一二而已。甚矣小人之難除。而君子之易見傷也。雖然此何故也。君子持正。不能如小人之善悅其君。孤立無朋。不能如其多羽翼。臨事則聽命。無金帛貨財。賂要人而求輔助。直於言而剛於色。不能詭偽敢詐。宛轉以求必勝。是數者皆不及小人。而小人兼之。此勝負之所以不戰而分已。而吾以為猶不止此。天下之事有道焉。有機焉。非道也。無以得事之正。非機也。無以濟事之成。自古君子於小人。平時則疾怒之狀。見於顏色。若不可與朝夕處。一旦欲攻擊。則謀之他人。考其事實。遲濡隱忍。不能遽發。至於起而攻之。又必昌言於朝。細數其罪。若結訟而上以待聽斷者然。吁。吾謀未成。而彼也預防而為之地者。亦已久矣。若夫小人則不然。彼平日自知不為君子喜。朝夕思慮經營。待君子之攻吾而為之備。一旦決發。則驟如雷霆。疾如風雨。巧乎若逢羿彎弓。射跛攣之童稚。嗚呼。竇武屠於曹節。王涯戮於仇士良。元祐諸賢。竄於惇京。天啟諸賢。戮於崔魏。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彼君子

者。何其失機而小人者。何其機之捷也。天下之人死於病者。十僅三四。而死於醫者。十常七八。癰疽大病也。而未嘗遽死也。無扁鵲之技而決而潰之。則其人乃立死。世之小人。其始意止於患得失。彼既知不為君子所容。則日夜謀為自保之計。而倒行逆施。無所不至。竇武王涯之難。身雖死。國猶延。若夫何進之誅宦官。則身死君奔。而國祚幾亡於是日矣。且夫過小人者。不攻則已。苟欲攻之。則勢當必勝。勝之如何。曰。深鷙捷速。如小人之所以害君子者。而其術得已。夫深鷙捷速。在小人害君子則為姦為邪。而君子用以去小人。則為忠為正。吾請證之。昔宋丁謂陷寇準。排李迪。天下譁然。不安。莫能去也。及真宗崩。謂為山陵使。王曾乃入白太后。謂謂包藏禍心。故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怒。而謂幾立誅。明御史攻嚴世蕃也。疏入。沈鍊楊繼盛事。徐階曰。若如是。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手削其稿。獨用通海寇及南昌地有王氣購為當塋等事。疏一上。而世蕃棄市。夫謂固姦邪。曾所言豈事實哉。然而必如是者。不出此則謂不可去。其用意正與徐階同。所謂機也。而儒者或曰事不當求必成。曾所為不足法。嗚呼。去小人者。為身耶。為家耶。為一己之名節耶。為君父之憂國家之患耶。今夫擒虎豹者。毒弓矢。設穽械。以求必獲。而人不以為非者。除害故也。進獵者而告之曰。是非仁術。汝其袒裼搏之。獵者死而虎豹之害日深矣。

韓信論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高帝自謂不如韓信。然其兩奪信軍。若取物於嬰兒。無所用力。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吾竊疑信之將兵。抑猶有所未善也。古之為將者。退軍休舍。堅壁壘。謹斥堠。嚴烽燧。多間諜。無事之時。常如敵至。故曰。名將之兵。堅如山嶽。言其防禦之嚴。凛然不可犯也。方信與張耳將數萬之衆。軍於修武。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信卧內奪其軍。信猶未起。及信起。乃始知漢王來而大驚。噫。信之將兵。其疏乃至於是與。周亞夫為將軍細柳。文帝勞軍不能入。其至霸上棘門。則直馳入壁。將以下騎送迎。帝歎謂亞夫真將軍。而謂兩軍為兒戲。可襲而虜。若信之軍。其不幾於兒戲矣乎。當是時。信獨破趙服燕。楚方圍漢於滎陽。而齊之七十餘城。抑猶未下。間有智略之士。設詭譎之謀。用其詐而乘吾疏。輕兵襲於軍門。刺客入於帷幄。信且高卧未起。嚮然以其應漢王者應之。豈不危哉。吾故曰。信之將兵有所未善。嗟夫。自古英雄之士。才略不可窮。蓋有值其時。幸而成功。有不值其時。不幸而終無濟者矣。吾觀武侯之將兵。其慎也。加於韓信。韓信之將兵。其疏也。不及武侯。然而信所值者。魏豹夏說龍且陳餘。率皆淺細迂拘之士。故雖行軍防禦如是之疏。而卒無人焉攻其瑕而蹈其隙。惟其伐趙也。乘勝而去國。遠鬭以出於絕險之

井陘時則有李左車者。教陳餘以奇兵。絕其輜重。深溝堅壁。不戰以挫其鋒。使餘聽其計。則信成禽矣。而餘也棄而不用。使信有成功。武侯所值者司馬仲達。於魏延異道之謀。終其身不敢用。然愈慎而愈無成功。若是者皆天而非人也。世乃謂武侯不從魏延之謀以為失計。是徒見韓信之行險獲濟。而不知李左車者之世不乏人也。嗚呼。世以成敗論英雄。固已久矣。

擬言風俗書

臣聞之。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為野。殷人尚敬。其敝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已然。況後世乎。雖然。承其敝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矯之。此秦人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頹也。而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蓋有歷歷不爽者哉。 清之興。承明之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 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為俗。官橫而士驕。我 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為明俗敝矣。其初意則

主於養士氣。蓄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臣觀　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愞。臺諫不爭。而習為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自秦人魏晉梁陳諸君。皆坐不知矯前敝。　國家之於明。則鑒其末流而矯之。稍過正矣。是以成為今之風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尚。眾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弟有不相顧者矣。合時年利者。是為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無足怪。嗟夫。風俗之所以關乎治亂者。其故何哉。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為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無敢逃避。相聚相維。是以久而益固。永而彌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既敝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為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哉。揭竿一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誘脅之。遂相從而唯恐在後焉耳。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居今日而言興教化。則人以為

迂矣。被以為教化之興。豈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謂不然。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遠不可言。臣請以漢論之。昔者漢承秦敝。其為俗也。貪利而冒恥。賈誼所云母子者。利同於禽獸者也。自高帝孝文因辱賈人。重禁贓吏。遂不久而西漢之治成。其後中更莽禍。其為俗也。又重死而輕節。迨光武重敬大臣。禮貌高士。以萬乘而親為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為東漢之治。由是言之。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不為難也。今之風俗。其敝不可枚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唯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諍之路。今天下有河工災務。國用不足。故競言生財。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即無益之舉耳。近者

皇上憂念庶務。菲食惡衣。以儉聞天下。然臣意以古較今。則猶多可省。漢貢禹有言。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宜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示海內。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

皇上新御大位。嘗令臣民率得上書矣。既而言無可采。遂一切罷去。夫言無可采。其

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說今日者宜損益前令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官僚之議乎政令者上自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無所忌諱愈戇愈直者愈加之禁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不好諛則勁直敢為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清自重之風起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為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囂囂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風俗者上之所為也有其美而不能自持故自古無不衰之國周漢是也有其敝而力能自變則國雖傾覆而可以中興東漢是也今者繼世相承則與而變之事易而功倍矣此當今之首務也

抱膝軒記

自明祖都江甯而楊吳城濠圍於城內其水流日就狹及其東至竹橋有水穴城來會古所謂青谿一曲者也折而南流至柏川橋再會鍾山之水又稍南過大中橋則淮水入東關與相灌注楊吳城濠雖就狹而會是三水半里之間勢猶浩瀚又其地北見雞籠東北見鍾山而東岸率果園菜圃雜植桃杏韭菘之屬山林映帶舟楫往

來。雖居城中。殆無異於郊外。予自歸江甯。家凡六徙。近乃僦宅居是水之西。老屋百年。塵埃滲漏。每暑日激射。陰雨連綿。烝炕沾淋。顧視無可逃避。予居之未嘗不適也。獨其屋僅四間。自奉母處妻孥置廚爨外。了無燕息之所。意尙闕然。嘉慶十五年歸自山東。始即第二室屏後一楹地。葺為小軒。顏曰抱膝。借書滿架。置榻一張。偃仰嘯歌。始獲其所。然其為地前近市廛。後連閭閻。而左則直接鄰家。不壁而板。凡夫行旅之歌唱。婦孺之譁嘑。雞犬之鳴吠。嘈雜喧鬨。殆無時不至。而當予神會志得。抗聲高誦。家人每笑謂其音聒人。三者之聲。蓋往往為所掩也。昔諸葛武侯隱處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時人問其志。但笑而不言。予之名軒。豈敢以武侯自命。蓋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然予既厭薄文辭。又不汲汲然志在科舉。斗室之間。諷書不輟。有相問者。予將何以答之耶。軒既葺。居者一年。明年予為人所招。不恆在家。而其室遂廢。然一時之興。有不能忘。故追而記之。柏川橋者。與予所居後戶對。其前戶所臨街。稱名多異。或曰。其地古屬絲鄉。名曰絲鄉營。或曰。柏川橋北百餘步外。其地為明之東廠。至今猶名曰東廠。而此地則明之餉營也。是二說者。今皆不可考云。

餓鄉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麥菽牛羊雞豚魚鼈

受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强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揶揄之態。無至吾前者。憮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斷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為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為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為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為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為大賢。原憲為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為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為畏途。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迭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比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為之記。

餘霞閣記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迤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盔山。盔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巷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蔚。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為閒暇讀書之所。由巷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為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為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為命名曰餘霞之閣。盔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凡人多為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認認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王礪可家傳

王君名鈗。字礪可。常州武進人。七世祖章明。巡視京營御史。崇禎十七年死闖寇難。謚曰節愍。子之柯。以父廕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其弟之栻。官兵部職方司主事。出為金衢監軍道。大清兵破義烏。不屈死。後 賜謚曰忠節。君則指揮僉事後也。幼讀書。慕宋明道先生程子為人。自名曰景顥。補府學生。繼入國子監。乃改今名。君九試於鄉不得舉。後以四庫館謄錄勞得縣丞。發陝西。權署數縣主簿典史十餘年。始咨補華陰縣丞。在官不二年。而陝西有教匪之亂。初教匪起於湖北。始僅數百人。勢微矣。

朝廷命總統將軍督撫諸大官。帥兵討賊。計其功當旦夕就。居無何。乃蔓延入川陝。數省騷動。訖數年然後殲滅盡云。君官華陰。大吏調守山陽豐陽寨。君則糾聚義勇八百餘人。勉以忠義。且教之戰法。不一年。其兵皆可用。嘉慶二年。賊大隊犯陝。一由盧氏入雒南。一由鄖陽入武關。關中大震。是時山陽知縣高肇蕃。請調君同守縣城。君得檄。即由豐陽入縣城。預為死守計。而以所糾義勇隨大營聽調用。義勇遇賊頗爭先出死力。值將帥非其人。遂盡殲焉。君聞為建祠山陽南關。勒文誌名姓。哭而奠之。觀者皆泣下。明年。君有運餉之役。始賊既退。君且歸華陰。大吏又調赴洵灄理撫卹事。知縣某者。貪酷吏也。私約與君分賑項。君駭然。曰。此何時。君安忍言此。某恨

甚。思中君。即薦君以是役。二月十二日。君運餉宿鎮安廟溝。驟聞賊首高均德率眾至。兵役懼。勸君逃。君怒叱曰。死吾分也。逃何為。明日黎明。君護餉出山溝後路。突有二賊率眾躍馬來。直顛君隊地。賊亦下馬持君手。意殆欲君降。君奮罵曰。我運餉縣丞王銑也。汝等負　國家為叛逆。行且誅屠無噍類。即奮左手拔刀砍賊。賊大怒。捽君投坡下叢刺之中。五十餘槍。剖腹割耳鼻死。從役李金亦同死焉。死後七日。知縣蔡瀾獲其屍。漢中府知府趙洵。視含殮。事聞。敕賜廕䘏。視他陣亡者有加。君祖綸宣學廩生。父承恩。不仕。子韞輝。今襲雲騎尉。

贊曰。君家世居常州奔牛鎮。自節愍忠節兩公。皆殉明難。而君又以死事繼之。人皆謂奔牛王氏忠臣家也。雖然。兩公值國破君亡。死何足怪。今天下方享太平。教匪之起。鼠竊狗盜。安足置齒牙間。而顧使清貞强幹之材用。不得施。糜身於盜手。傷已。醜賊禍者誰與。不盡君才而置諸死地者。又誰與。或曰。君之生也。其父蓋夜見節愍公。而君幼夢賦詩。已有壯士忠魂之語。然則士之死於國事者。其亦天實為之。而初無關於人事也耶。嗚呼。是則予所不知也已。

筠坨沈公傳

徐錫齡

公姓沈氏。諱學詩。字涵之。號筠坨。先世居浙江湖州路。始祖諱文傑。於元至正末年避亂。遷居鹽官之東北境。即今嘉興府平湖縣清溪鄉也。簪纓累葉。顯於前明六世祖諱榮。以天順癸未進士。歷官貴州布政使司右參政。 崇祀四省名宦及鄉賢祠。曾祖諱鏞。太學生。祖諱宗漢。考諱霖。俱太學生。並以公仕 贈封如公官。妣陸氏贈孺人。公性沈毅寬厚。好學工書。十歲就學京師。寄籍宛平。補學官弟子員。旋食餼膺貢。三試棘垣。輒躓於一第。戊午之役。淬厲以節。志在必售。 命下。族兄文恪典京闈試事。以迴避罷。乃慨然曰。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少壯蹉跎。老將至矣。時楚蜀軍興。公握槧從戎。蜀帥勒公保奇公才。羅致幕下。贊畫軍需。隨同征勦。事定敘勞。遂由什邡尉梁山丞遷慶符令。無何丁母憂歸。服闋起知溫江縣。調成都縣。所至催科不擾。讞獄得情。豪猾屏息。庚辰辛巳間。攝叙永同守。大吏以廉卓薦於朝。超遷行有日矣。而又以封君之憂去。三年喪畢。廬墓以居。有終焉之志。蔣相國攸銛時帥直隸。郵書勉以報國強而後起。甲申冬。除奉天海城縣。縣瀕海地僻。民不興學。公至立義學。給膏火。日有程。月有課。邑人王宗亮應童子試。拔置第一。憫其單寒。招至署中。飲食教誨成進士以去。繇是競相勸勉。墾屯田。增租議起。他邑奉行恐後。公以不便於民。再三

力爭。事得寢。其他課農桑。賑貧乏。施藥施棺。掩骨埋胔。務以實心行實政。俸祿雖薄。不使有餘。日食蓋鹽脫粟。囊橐蕭然。破書數卷。公退之暇。手不停披。與寒士無異。在遼左三載。兼攝奉天治中新民同守。盡平廣甯知縣。以勞瘁卒於官。卒之日。村媼牧豎。無不涕零。士民投牒當道。請祀名宦者。以千百計。事雖未及聞。而德澤入人之深。從可知矣。公生於乾隆庚寅五月六日。卒於道光己丑正月四日。春秋六十。勅授文林郎奉天海城縣知縣。配黃氏封孺人。閩籍諱朝爵女。有壼德。少公一歲。丁亥卒。簉室張氏周氏。子二。應奎應㷁。女二。長適廣西鬱林州知州高郵王芳和。次未字。

嗚呼。以公之才。豈直宰百里哉。乃公卿重之。士民愛之。前後服官三十年。治績懋焉。而秩不加崇者。非才之有所限也。遇也。雖然。公之心無愧乎古人。有辭於後世矣。其又奚憾焉夫。以年月日葬近圩之原。

銘曰。以清傳家。以誠立心。華擷春藻。聲蜚藝林。及來我佸。公然健者。磨盾營前。量沙壘下。載離鋒帳。爰佩銅章。棠垂邑右。尸祝遼陽。陽城心勞。芋容色喜。孝養兼隆。公忠自矢。庭有懸魚。爲杳飛鳧。盡瘁以死。嗟嗟嗚呼。我書瓦屑。銘茲幽壤。千載遺徽。臨風景仰。

黃孝子遺集序　　楊太灝

余初不識古愚。道光乙巳郡志局開。邑博彭曉杭先生徵古愚入局。余亦與焉。遂與古愚定交。與共硯席者三年。又三年而古愚死。古愚好吟。河曲黃惺齋先生權郡篆時見其詩奇之。手錄十數紙去。古愚之詩。曉杭嘗為之序。古愚因盡錄其生平所作。屬曉杭與新化鄧湘皋先生點定。未幾古愚丁其母夫人憂。曉杭聞之曰。噫古愚死矣。已而果死。蓋已毀也。未死前二日。顧其子喃喃語。若欲收藏其詩稿者。曉杭聞之急遣人許俟點定付梓以行。古愚遂瞑。誠可哀也已。頃曉杭出其稿屬余編次。余受而讀之。覺字裏行間。觸處皆有吾古愚在焉。呼之欲出也。古愚於書無不窺。而所遇特窮惡。狷性狹中。冷面隔俗。非其力不食。人亦或從而非笑之。其遭迴屯蹇。剛介不屈之氣。一寓於詩。而橫口而出。類多憂時嫉俗之作。其高者。沈雄激宕。纏綿悱惻。湘皋嘗病其氣質略粗。而曉杭則以南宋詩人許之。言固各有當也。古愚詩其遂顯於世乎。古愚少孤。事母孫夫人孝謹。垂老如嬰兒。家貧資館穀以養。然日必歸省。在志局時。孫年八十五。古愚亦六十餘矣。嘗一夕寒甚。已就枕。忽披衣起。問之。曰。思吾老母耳。遂冒風雪馳三十里歸。比至叩之。曰。適老母念我甚耳。此與古之母嚙指而心痛何異。為感泣者久之。喜濟人急。在局三年。節省其薪水之資。每冬必購絮衣棉被

各數事以貽戚族之貧者其至性過人如此先是惺齋先生欲以古愚孝行 上聞以屬曉杭其母亦以苦節著曉杭先後為之詳請已而 詔旨相繼下旌其門其卒也與湘皋經理其喪表其墓且為致主於節婦孝子祠所以顧恤其孥者甚至今又亟亟焉跋其誌刻其遺稿以傳此其用意之厚與善之篤豈兢兢私一古愚乎哉而古愚窮老一諸生晚逢知遇生荷 褒嘉之命沒有俎豆之馨青山之骨不朽草堂之名益著其亦可以慰長逝之魂而灑千秋之涕矣而古愚傳矣余無以序古愚詩惟是古愚之行為余所親見而未嘗為他人道者若復不言恐遂湮沒且曉杭始之終之所以風勵斯世之意亦不可以無言也於是乎書

書孝子楊太祿傳後

志曰楊太祿邵陽人謹愿有至性母戴體羸多病太祿朝夕齋素為母祈壽乾隆壬子六月母大病垂危太祿嘗糞味變割股肉和藥以進未幾母卒廬墓三月事父如事母父年八十餘卒哀毀骨立亦廬墓三月夫孝庸行也孝而割股則庸而奇矣人遂以為人之為此將以求此名也余檢郡邑志孝有以割股著者不下數十人類皆可歌可泣而光忠孝之編者矣大抵人子於親病垂危之時治療之術既窮呼籲之途又絕計無復之而出於割股調藥以冀其親之萬一或愈當其引刀忍痛號泣請

命。鬼神為之感泣。猛士為之變色。蓋氣成情至之所為。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故謂其過中失正。不可以為典要。則可。而以為近名。將古之志士仁人。遭君父之變。赴湯蹈火。冒白刃而不顧者。亦以為近名而少之哉。韓五泉志朝邑有云。賢者長者懿德美行。湮沒多矣。而孝子之名獨彰。蓋實至名歸。理所必至。而非孝子之心也。夫有名非孝子之心。其肯割股毀形以求名乎哉。故錄志中原傳而論之如此。余稔公之為人。橫直少文。志稱其謹愿有至性。乃其實錄。其人固非知好名者也。

黃荆洞記

郡城西北二十里許。有山曰投山。怪石嶙峋。熊蹲虎踞。岈穹谷嵁巖。而其大者為黃荆洞。洞連屬如重闕。始入。可羅胡牀十八九。旁有石柱天成。其下水流成溪。嚮操瑟筑。漸窄如瓮。再進。復歷落宏敞。差可容數十人。頂俱有華蓋。又入則犬牙錯互。漸就昏黑。投以石。作鐘磬聲。燭之則石田縱橫。田畔有小潭。潭水清冽。時有遊魚。頭頭可數。立久寒氣砭人肌骨。旁有數穴。左穴微敞。可蛇行入。曾有窮其險者。結伴然炬半炊時。山頂佛龕石下聞擊啄聲。啟之則一人出。又頃。或出自山后石穴。或踰數里自前山小洞出。如蟻穿牟尼珠。不自知其所由出。復不知窈暗中何以相失也。各道所見。言人人殊。未身歷者。蓋亦不能辨也。洞前有兩荆樹。盤根石上。一則圍七尺有

一過丈咫。高僅八丈有奇。蒼古聳秀。望之如雲。婆娑勁幹。抱石俱老。洞以此得名。

白水洞記

洞自紫溪徑北。兩山綿亙夾峙。中有清溪。百步一折。寂無人煙。窅寸莫測所繇。沿溪行三里許。經鐵局亭。又里許。抵一橋。橋之旁曰片石菴。菴上有巖曰吞湖。右有亭曰寒碧。寒碧亭當山水要隘。松濤石籟。時與疏鐘相答。行者裵回其間。覺山窮水盡。無復有進步處矣。既而右轉數百武。豁然一小洞天。民居數十家。田園廬舍。鱗次相望。溯流而上。有滴水巖。青壁側立千尋。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轉側間。前阻巨石。從石壁行而上。兩旁徑絕。居人於石壁鑿石置趾。行者捫蘿附壁。足垂二分。俯視滄泓。倒影瀠洄。稍一移足。輒眩掉不能自持。須臾踰險。誦青蓮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句。為之憮然。里許瀑布懸於巖上。高百餘仞。如水晶簾。及山半。有石承之。忽破碎如霧如霧如雲煙。散布不可名狀。下注為冷泉。晴則日光映之。作五色長虹。炫燿不定。巖前土潤草肥。陰森綠邃。幽寂移情。其中為陂塘。為靜池。又為瀑隩八九仞。游魚出沒不時。又二十里許。橫峯側嶺。移步換形。令人應接不暇。至螺螄洞。水源出焉。崎嶇險巇。人蹟罕到。山上居民。皆刀耕火耨。結茅以居。如在天半。至此迴望洞口。連峯虧蔽。白雲合沓。不復可辨識矣。

竹界衝水記

龍山之陰竹界衝。距嶽平頂二十五里。溝水一道。秋冬不竭。源出雞冠山。山處嶽平頂之腹。如雄雞昂首而絳幘。故名。水自懸巖噴湧而下。十里至羊虎洞口。經曾家壩壩之江身。即楊家灘之別源。合經流以入漣水者也。五里至紫花坳細遊衝。又五里至油榨衝石頭坳。始入竹界衝。居人黃周二姓。於上流均一分注蔭羅眼大塘腳下乾塘排烏龜塘上下田畝。於下流均一分注蔭潘家坳茅塘黃衝集大方塘背上都計近萬畝。旱暵得藉以無虞。而雞冠山之水利普矣。嘗考龍山諸水。其岡脊以北為漣水發源。南為邵水發源。漣水出邵陽三溪一都。界江坳。經五都六都入湘鄉。周學夔詩所謂八面龍山湘占十。一分漣水邵居三者是也。邵水出邵陽三溪三都龍山。自洪橋至西洋江。會桐江槎江。又西北至雙江口。會檀江。至郡城東關外。攔江鋪入瀟。自是礧而為七十二灘。運而為四十八溪。泓而為二十四港。然後同聲併力以達於洞庭。在沅湘間獨為一派。即漣水且不足比數。況竹界衝水乎。雖然。士無論出處期於有用。功無問大小。期於及物。今夫草澤之中。寒泉一泓。沛然四達。逸於舟楫疲於桔槔。源不待尋而可知。流不待考而具見。然而靜深而有本。時出而不窮。居民皆得以食其利。及其有餘。亦滔滔汩汩。而有朝宗會同之勢。以視大川之水。其汪洋澎

湃。渾浩流轉。雖若可驚可愕。時而高亢絕物。居其間者。或至不得蒙其涓滴之惠。是雖巨細顯晦之相懸。而食其利者。終不能以彼而易此也。如竹界衙水者是已。抑余讀劉灊山先生游龍山記。詳於山而略於水。其記水處。亦止略言邵水之源而遺水末之及。湘邵邑志。皆詳言之。此水同出龍山。曾不得挂名其間焉。蓋方志之遺漏者。抑又多矣。茲得備悉此水之源委。與其及人之功用。因表而出之。為茲水賀。更為瀕是水而居者賀也。

復沈舜卿先生書

吳廷棟

來書所示官場之弊。謂士大夫無恥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實深中今日人心風俗之弊。其積重難返莫如今日為甚。某竊觀大易剝之一陽。將盡於上。即復之一陽已生於下。天運原無往而不復。而傾否亨屯。要必恃有仁人君子。維持補救於其間。此人所以為天地之心也。故欲挽回盡人之無恥。必先視乎一二人之有恥。世有賢豪固當獨任其責。即吾人同生斯世。亦當分任其責。達而在上。權足以有為。則挽回以政教。窮而在下。權不足以有為。則挽回以學術。即伏處一隅。足不出里閈。但使聲氣之應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將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縱不幸而載胥及溺。猶將存斯理於一綫。以為來復之機。是亦與於維持補救之數也。若不知此義。而惟自求一己之安。則飲食居遊之衆人而已。其亦僅愈於世之敗常亂俗者耳。天生是人。究何關於有無哉。雖然。所謂有恥。非徒抱羞惡之隱也。必其一言一行。反之此心而無愧。而後可為有恥之士。此聖人言有恥而必實之以行己也。張楊園先生曰。此身在天下。與人並立。不為人轉移。即能轉移人。無中立之勢。嗚呼。可不慎哉。此言誠可味也。至於升沈顯晦。惟當付之時命。若生一分計較。恐即增一念怨尤矣。直抒鄙見。質之左右以為何如。

答倭艮峰先生書

昨接覆函。備承教益。敬惟德政日新。誠心所孚。自必有妙於潛移默化者。曷勝翹企。來論剖析仁義之相為體用。足徵近日精進之功。自勵之嚴。實有所得。非僅託空言者比。竊謂孟子首以仁義並言。雖本孔子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語。惟處處提出義字。以破除利字。尤為大有功於人心。蓋後世人心陷溺之深。皆由利之一字中之耳。其受病之淺深。即為人品之高下所由判。苟不能將此根株拔除淨盡。恐立腳終不堅牢。雖平日砥礪名節。講求經濟。或時見色簞豆。失聲破釜。識者固早卜其智淺力薄。難期負荷艱鉅。不待猝臨事變。而後知其不足恃也。此非必有意作偽也。抑正由夙昔立心制行。於義字界限。決擇不精。持守不力。其心髓中隱為利字所奪。遂不覺浸淫以至此耳。可懼之甚也。況名與利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為利心則一。今之陷於利者。人或知戒。而以名罔利者。人鮮知戒。至談明體達用之學。而存急功近名之心。則人並不知其為可戒。學者不先打破此關。恐此生實無可駐足之地矣。敢質之先生以為何如。

答陳壽卿太史書

接奉手書。精悉進修日新。欣慰奚似。東省黃流為患。已成年例。小民逃亡相繼。捐賑

日竭撫卹無資。深為心疚。今歲旱蝗。竟不成災。實出僥倖。乃許以此相詫。實使某悚惶無地。深自儆省。尚萌邀譽之念。遂至貪天之功。不惟自欺。是欺天矣。惟此閒吏治相沿。敝痼已深。非大勵廉恥之防。從人心挽回。無能補救。某初履任。惟坦懷相示。凡一言一動。無不可使人共見。律己雖嚴。待人則恕。時存與人為善之心。但能自改前非。不追既往。其困苦之缺。必加調劑。要使下情可以上達。而兼聽並觀。虛懷納善。初不一念自是。惟病民廢事者。則絕不敢稍自姑息。以邀寬厚之名。此則耿耿不昧之衷。差堪見諒於人者也。竊謂天生一世之人。自足供一世之用。培養固在平日。而懲勸則在臨時。誠使黜陟當。好惡公。雖當積弊之餘。祇須去泰去甚。以勵其餘。即人心可不崇朝而轉。彼工於揣摩迎合者。必將移其營求奔競之智。轉為趨事赴公之計矣。惟絜矩之道。必求之上下左右之際。以證明所惡。正不徒責之人而不知反諸身也。彼殃民者。誠宜嫉矣。利害亦人所共明。貪而必黜。彼豈甘蹈之耶。此必有所恃以無恐者。且懲而不知儆。亦必有不能服其心者。是安可昧於藏身之恕哉。某自愧力薄才弱。不能自副其言。祇此張皇補苴。初無實濟。使竟知難而退。誠不忍上負 特達之知。若稍遲回觀望。又深懼下虧生平所守。此所以夙夜難安。而自知決無以副朋友之期許也。惟現因陳弼夫都轉暫權 篆。深得其助。前此蘭郡捻匪鴟張。相與

物色數人。調派往皖。大加懲創。漸就肅清。亦其知人之驗也。惜其不日回任。故難越
俎耳。某惟一日未去。自盡一日之心。儻竟至於無能爲力。則斷不敢久妨賢路。足下
知我之深。望我之切。故敢率陳胸臆。要不足爲外人道也。

擴修前明婁賢妃墓道記　　鄧仁堃

當宸濠兵潰樵舍。婁賢妃與一時獲從宮嬪。皆赴水死。明史紀事謂當日求妃屍葬者。爲南贛巡撫王公守仁。而舊志則稱妃自沈逆漂至德勝門外。漁人網得之。私瘞隆興觀側。即今新建上饒兩漕倉之定所是也。夫此麗牲之石。久漸傾頹。掩沒於窮坻蠻側者。歷有年所。逮乾隆辛未鉛山將太史士銓與修邑志。請於方伯彭公家屏。重爲立碑。妃本上饒婁諒之女也。母族避禍易鍾姓。支裔有徙居沙井者。出所藏朱牒適詣方伯。備陳妃墓湮圮之故。猶得稽其壙址。而妃之死事亦具詳焉。嗟乎。中州之記。與夫藏園片石之傳。其表揚蓋已至矣。越二十六年。吳公山鳳以觀察來領藩牧。捐金徙墓旁廠舍。稍稍擴清。在昔樵夫牧豎。攀登礪角之所易爲風帆雨檝。騷人過客。低佪感喟之場。世遠年湮。一坏不泯。固妃之靈爽陰相之。亦前茲守土者勿替也。咸豐三年夏五月。粵匪之亂。陷及金陵。其黨掠艘數千。突犯南昌。歷夏徂秋。三閱月有奇。坿郭民居罹兵燹者殆盡。余守郡時。先事區畫。商諸臺省。爲城戒備者。賊至百計環攻。屢撲屢蹶。掘隧道燃藥轟城者再。後就前壘陷隙。左右幷發裂數十丈。皆余與江公忠源及其弟忠濬。合力固禦。且戰且築。極危而安。復與在事寀寀出奇計擊之。賊窮終不得逞。一夕焚攻具遁去。當其千檣坿集。原野之叢祠古刹。爲賊憑

據。而旋成邱墟者。不可勝數。以昭明太子之賢。文信國謝疊山之忠。咸不得其斂襲之室。任寵狐媚即一二憑眺所寄。如滕王閣秋屏北蘭諸勝。一俛仰間。悉與千萬閬闠。頓成焦土。獨此冢封識可尋。吁是殆志節不泯。留此環以係存亡之故歟。史稱宸濠將謀反。妃泣諫不聽。卒困於兵間。以身殉難。蓋明夫順逆之理。而悲逆藩之逞戈為無道也。結衣沈江。有隱痛焉。余昨歲備兵。攖當鋒鏑。寘身命於度外。而終以塹險既失。狂瀾莫迴。不得掣襟提戈。先發制於境上。坐使重閩蹂躪。悉委榛蕪。蒿目棘心。茫茫感集。其得留此勝蹟者。抑又益以悲已。曩者方伯彭公以移官去。息遑未增式廓。吳公有意興廢。逼於倉困。憚重遷。未令他徙。余幸逮前賢未竟之志。又以闡幽發潛。先為勝國遺籍。導揚媺美也。治城既竣。命子輔綸監視修葺。并為文以渤漳禊風景不殊。河山異致。後之攬斯勝者。其感慨又何如邪。

反送窮文

吳鳴鏘

蓬蘽子倦遊息影塊然獨處葉走如人虫吟若雨風來空庭招秋與語厥卷以興徙倚延佇惝恍有客排闥直入偃蹇其人黎黑其色次且以行登堂相揖蓬蘽子問曰子奚為者固非余素習也客臏然而對曰僕即昌黎之所送者也自有此文舉世共憎山不倚冰熱蓋逐蠅北邙縱橫白楊翳翳緯繣宇宙杳無可憑聞子寡儔請為子朋蓬蘽子曰客固余所知矣敢問客何以能窮人而使人之共憎也客曰僕焉能窮人窮自人召耳不見錙銖計較子母役使仇讐骨肉蕩滌廉恥深藏若虛貪得愈侈天惡其盈發篋倒籠水火盜賊若蟄赴水其或稍減則淫其心為甘為旨為色為聲目眯神馳伺隙交頤既搖其精復耗其贏又不見膴仕纔登要津潛結虎踞而坐狼貪以咥肉雷鼓威心鉤屐棘天惡其盈悖準出入罰及厥身其刑曰墨或迨厥嗣其敗曰溺連雲之宅廢墟之迹奚以致窮乃僕之責乃天之成人也必厄以窮天畀於初僕承其終玉成之力與天同功疏食飲水陋巷簞瓢孔顏之窮也馨香之報尸祝庠膠汨羅溺身刑腐目盲屈左史遷之窮也離騷之經記載之文流傳于世爍爛日星至如長吉之窮窮于年也白玉樓中賦手若仙少陵之窮窮于餓也飯顆山頭詩聖獨坐窮之益人厥驗自古蓬蘽子曰子言是矣然以余之所以窮詰子恐無詞以

對也。言余之行。小廉曲謹。求諸聖賢。觀天於井。言余之文。帖括腐爛。方諸作者。潢潦河漢。言余之詩。秋蟀春鵰。期諸古人。詘諸韶韺。然而角張數奇。蓬蒿徑斷。叔水晨昏。顏泚頳汗。泣有牛衣。糧無鶴粟。生是以窮。豈亦天判。持以問予。一言姑贊。客乃面赬舌蹇。起欲遁焉。前攬其袪。且終余言。天下之理。窮則必通。改絃更張。或余從虛名遭也。曷為庸庸。投筆而耒。易儒而農。春耕既深。秋穫必豐。篝燈夜織。脫粟宵舂。雞棲豚柵。圍韭畦菘。以烹以炊。雙親是供。迨及婦子。樂也融融。自食其力。安所得窮。況乎人之窮也。窮於有形耳。苟無其形。窮乎何有。鼎鼎百年。轉瞬之頃。槿榮而落。蟬蛻而飛。子知其歸。余返其真。將偕子逍遙于無何有之鄉兮。豈猶甘被乎人世之惡名。客聞余言。歡若素暱。子毋余猜。余惟子即。子其止止。吉祥子室。

張生宗浩小傳

易光焯

張宗浩。字心禺。一字亭齋。醴陵人。從予學者五年。許配以女。六年矣。年十九。突患瘵疾。出館數月而卒。予深慟之。不敢以凶問聞於家。月餘。吾女竊聞之。悲不能勝。語阿母曰。張郎不作久矣。爹何匿不予聞也。兒月前夜夢不祥。無端服縞素。自門外歸。天命之矣。義無二天。命不敢違。不歸張氏。兒將安往。泣不已。日欲奔喪。阿翁聞之。亟成其志。不三月。即以冢嗣次子元楨子之。俾之撫育。此亡壻之所以終成余壻也。壻天分不能過人。而溫靜足尚。日讀書不過二百餘言。言言咀吮。不肯一言滑過。不自背誦再三。不質予前。稍躓反席。猶必低聲吾伊。寂乃揜卷作字。審玩古法。置帖於前。凝睇成癡。伸紙操筆。如營大廈。意定乃作。作已。游目往來。若喜若愠。久而不置。所讀書冊。經數歲。紙色如新。所用器物。安頓如前。無一零亂。嘿嘿不多言。簡素自喜。惟屑此點涴。則浣易隨之。好潔之性。豈來造物忌邪。予嘗以守成令器為期。而其言不驗。悲夫。幸子兄子年已就傳。他日感傷風木。形容安仿。略為言之。牽予愁緒。竝語子。如持此以示後人於無窮焉耳。

國學扶輪社印

先賢任子祠記

顧承

昔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師表萬代。遊孔氏之門者。顏曾而下。七十子之徒。莫不身通六藝。而薔陽侯任子。與言子。並為南方儒學之宗。乾隆四十九年。聖駕南巡。所過聖賢祠墓。遣官拈香奠酒。孔門弟子。凡四祠。任子其一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子名不齊。字選。鄭元曰。楚人也。非夫悅聖人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者與。吳江同里鎮有任子祠。舊在龎山村。宋紹興間。五十九世孫盡言奏建。元季以兵火燬。明崇禎十年。七十二世孫大任移建今所。國朝乾隆四十七年重修。中有本仁堂。江都阮宮保元書額。甘泉江藩為之記。攷之史。任子無事實。而漢志有逸論語問王知道二篇。周氏永年濟甯志。謂此二篇。為孔子弟子任子所述。其弟子齊東門子高蒯伯儀傳之。所謂齊論者也。夫聖人之言。可寶萬世。承學之士。無有不讀論語者。然魯論傳而齊論寢熄。後世幾不知有此二篇者矣。猶幸自漢至今。二千五百有餘年。遺文尚在。而孔子之微言。得以不泯。任子之功。不其偉與。嗚呼。士生千百世之下。非聖何法。非經何宗。去古雖遙。稽諸往籍。單詞片語。皆可以治身心。勵德行。況聖師彝訓。猶有二篇之書乎。然則紀述之人。功在萬世。不獨為苗裔者所當崇其祀也。道光六年秋。裔孫兆麟。屬余為記。爰摭拾舊聞。推

演其說而謹記之。

見山樓記

具區之濱。有吳漊焉。據湖山之勝。爲吳地一奧區。震澤王君醒庵居於此。築見山樓。以極覽觀之樂。近爲鄰垣所蔽。山色轉匿。令子雲舫承先志。恐樓不與名稱。伐石鳩工。拓而大之。於舊址增高若干尺。於是湖山之勝始盡見。道光戊子春落成。屬予爲之記。夫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而東西兩洞庭爲之最。其盤繚縈紆。高出雲霄。顯晦陰晴。變態萬狀。或風日晴和。遥岑明朗。或雲濤浩瀚。羣峯晦冥。帆檣出沒於其間。魚龍變化於其際。奇偉絕特之觀。可喜可愕。靡不得之几席間。非家於此者。不能悉其趣也。瀕湖之民。習焉不察。無以易其耳目。而拓其心胸。醒庵故工詩。著有見山樓集。其領略每得於尋常游覽之外者。雲舫嫻學勤書。其於此樓。不徒騖耳目之娛。而特以承先志也。其孝思亦可尚矣哉。昔蘇長公爲靈壁張氏園亭記推本其先人之澤。謂其子孫。仕者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有節士廉退之行。然其園在舟車冠蓋之衝。豈若王氏之樓。清遠閒曠。使人望之若海上仙人也耶。夫地以人重。吳漊之在當日。不知有所謂見山樓也。醒庵創造於前。而雲舫繼述於後。而斯樓之名遂著。其爲湖山增重也何如。予年雖遲暮。尚思幅巾杖履。一登是樓。爲雲舫賦

之也。

明西安府同知金公家傳

公明賢。字樓泉。姓金氏。浙江仁和人也。十四世祖某。為宋吏部尚書。贈少保。謚忠肅。曾祖文啟。成化歲貢生。祖良。杭州府學生。父愛。文淵閣中書舍人。祖父皆以公兄應奎貴。贈通議大夫。公由嘉靖庚子科明經。授文華殿中書舍人。出為南直隸鎮江府知府。甫至境。以誤書制誥。鐫二級。遂留南直待補。歷署海州高郵州及沭陽縣。凡六年。以憂去。其在高郵也。慮五湖合一為患。請於巡按御史。開石梁。導石臼。濬泰瀾。以殺其勢。使達於淮。五湖者。珠湖平阿甓社樊梁高郵湖也。又慮洪澤衝越之患。增築隄堰障之。湖之西。故侍郎白昂。開康濟湖以避五湖之險。日久隄圮。公修治之。於是湖流底定。一方賴焉。服闋。選授陝西商州知州。尋以功加同知。攝西安延安興安州事。同知西安府。公以秦地當天下要衝。軍政不可不肅。言之都御史。都御史即命公監督。公乃陳防禦六事。安邊七事。復以總兵林某衰老。副總兵萬某侵冒。力請黜奪。皆從之。公為政。因事制宜。所至得其要領。明敏善聽斷。摘發如神。在商州。有殺人於道者。不命捕。越日召一匠按之。曰。予過爾里。有詬予者。爾乃謂予為仁。是殺人者爾也。匠駭服。有被竊者。謂其人曰。爾物在爾子室也。其人歸而求得之。或問其故。公曰。

彼被竊賄家之人無一聞者。而獨其子聞之。子又好博。故知其為子也。有發隋帝陵者。盜獲。事定矣。公言於上官曰。盜皆非是。發陵者。商州貢生趙某也。上官駭且疑。公曰。趙多古器物。貿於人而不竭。且其家多說異客。故知之。即令同知某與公往捕。并縛其客。一訊而服。公儒雅風流。又善繪事。公餘輒自圖其所歷。以寄意焉。自商州至西安。凡五年而卒。卒之日無餘財。公有同年友陳洪範者賻之。乃得歸葬。子一希文。縣學生。

論曰。自古有用之才。不得其柄。而湮沒無傳者。可勝道哉。若公則身已仕矣。乃又未及大用。不究厥施。非命也夫。然禦災捍患。詰姦除暴。已卓卓可紀如此。使得秉節鉞而制一方。赫然為名臣可知也。公九世孫應麟。述公行事甚詳。爰刪其要為公家傳

廣東欽州知州李公傳

公名書吉。字敬銘。號小雲。一號半匏。江蘇常熟人也。祖埴。父詮。皆贈文林郎。雲南宜良縣知縣。公少工經義。中乾隆庚子順天鄉試。以三通館謄錄議叙知縣。五十七年。選授雲南之宜良。歷廣東龍川澄海。終欽州知州。遇事勤敏有膽略。五十九年。宜良地震。壞民廬二千餘區。人多死者。震連日不息。民益惶駭。為茇舍以處之。大吏遣官發賑。使車絡繹。捐俸金以應。上不費而民困舒。鄰邑河陽水發。衝蝕隄岸。民聞下區

洩水下區民持械鬬。公馳諭令亦開下區違之大池江。即計畝出夫。完築隄岸。民以無患。六十年。權永北同知。兼理得寶坪銅廠事。永北為迤西與區外轄五土司。延袤甚廣。夷人若漢人股削。公曰。此官為撫夷設。不亟拯之可乎。於是悉以控爭田業還夷人。而懲漢人之姦欺者。土司歲多雜派陋政。悉除之。他為民害諸役。請於上官。更其舊章。著為令。會威遠猓黑煽亂。中丞倉猝赴勦。命公募土練往助。嘉慶元年。權攝雲南縣事。豢化姦民。乘提鎮遠征。藉夫馬鹽斤苦累。糾眾索吏役。抉其目而刼其家。沿至趙州。公在郡。馳回。悉召紳士。授方略。分段乘城守禦。諭諸不逞曰。爾等皆良民。所苦當為爾裁革。亟宜解散以自全。毋橫罹重譴也。不聽。閱七日。勢益張。將駕雲梯入城。公被冠服懷印。若將身殉者。民奮呼曰。爾恨前官已去矣。與新官何與。爾等縱欲快心。奈天理何。曉譬再三。始感謝願聽命。明日出城撫民。環趨者萬餘人。公發告條革所不便。皆相率歡躍而去。時永北亦有姦人擾民。上官令公再攝永北。單車往諭。民毋得驚竄。決責百餘人而定。七年。維西猓猓夷恒乍繃構逆。制府覺羅琅玕公兼程進勦。命公募土練四百隨之。公杖竹竿。踰雪山。上下六十里。達維西。時隨行官少。監司薩公榮為翼長。兼理軍需。凡行兵用法之事。皆命公主之。公謂女夷未嘗持械抗拒。固請免死。全活甚眾。永北土練至。分遣守糧臺。援逆寨。適公毋袁宜人訃

聞。回永北成服候代。仍奉檄碾運常平穀。畢哀輸較。七月甫得代。而恆逆復熾。軍需局總理護糧儲廣南守翁公元圻。欲乞公助理。公見中丞辭焉。中丞强之行。不得已。星夜絜餉二萬七。往赴頭畝大營。遇賊幾不免。抵營瀾滄江上。值暑雨瘴癘大作。公怡如也。時鎮道訊戮被俘女夷。公以前日免死例請。不從。又將以嬰孩投諸江。公力請散給土著鄉勇撫養之。瀾滄江發源衛藏。即古黑水也。中流湧起二丈。奔騰迅疾。從征者望而卻走。制府以公生長水鄉。令乘獨木船日一渡江。傳遞緊報。倏大雨江漲不可渡。則令公上溜繩。溜繩者。於江兩涯大樹高下。繫以索。用革條縛筒其上。而以餘條纏束於身。乘勢懸空而過。下臨江濤。不可俯視。既登陸。則羣峯壁立。賊張弩以待。公絕無恐怖。窮搜餘黨。略盡。而恆逆亦遂誘執伏法矣。方軍興時。公建議雇用熟猓猓及土著鄉勇。與降賊過江搜捕。為以夷攻夷計。後卒用以蕆事。論功當擢。以憂去。服闋謁選。發廣東。七年。權豐順。十二年。補龍川。制府蔣公攸銛。知公最稔。特調澄海。擢欽州知州。引疾歸。公性仁慈。能繁劇。恤民隱。心細而斷。果。案無留牘。不曲意上官。上官交重之。所至以教養人才為首務。飭書院。立義學。士民烝烝向化。去而益思。豐順有虎食牲畜。公投牒城隍神。虎自至。陳鄒二姓鬬爭。鄒斃一人。傷一人。陳甲乙互諉。公令赴懇城隍神而鞫之。甲遂自供不諱。在龍川。有王某妻王氏。入山刈草。為溫

某逼姦而斃以毒草報驗時公書片紙焚而內之棺令氏魂漏夜赴署質訊得其實氏邀　旌典公嘗謂令不惜民民誰惜令不親務務誰親邑之有令猶家之有主也主不理事家必敗矣故其治邑事一如家事云既歸僑居虎邱與二三詩人為文酒之會芒鞋竹杖脩然自得卒年七十有六子二孝曾華曾俱先卒孫二人著有寒翠軒集行於世

顧子曰予見先生溫溫儒者也乃攷其入官行事雖古循吏何以加焉韓子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諒哉

吳公玉坡家傳

學博吳公諱大桂字仲宣號玉坡晚號海嶽遊人湖北黃安人也先世敬庵公某明季官吉水有惠政五世祖果石公某官光祿寺署正以時事日非罷官歸里高祖西灉公某　國朝順治壬子進士官諸城令祖某明經舉人父稼軒公某房縣訓導公其仲子也以乾隆乙卯恩貢需次教諭公幼有至性事親愉色婉容終身如一日稼軒公訓子嚴委曲將順得其歡心稼軒公貧而好客公儲資以待不貽窘乏憂又校刊稼軒公所著四子講義書稼軒公卒於房也公聞訃一慟而絕救之乃甦扶服奔喪徒跣行二十里抵房而母又病甚公與弟近泉奉母扶櫬塗經崖谷露宿棺右有

虎銜其旁。人駭異之。道房陵。一虎突出。去身不踰咫。公無怖色。虎逡巡遁去。抵穀城母沒於舟。次資用絕。號泣無措。不得已上書當道。荆襄巡道某素稔公行。依之。乃得歸葬焉。明年。房人敬慕公。迎公教授。公攜子祖輩往。路經扶櫬故處。號泣終夜。至房病作甚殆。思得鮮魚。而非房產。多方購覓。忽於齋池泥淖中得一尾。烹進而愈。人以為純孝所感云。公為人仁厚好禮。見義勇為。事兄磊庵。敬愛兼盡。侍疾奉湯藥。數月不怠。兄早卒。事寡嫂。撫諸弟。人無間言。嘗遊洛。旅次遇西賈伍姓者同寓。中夜伍暴卒。店主鄰保爭噬其橐。恐喝車夫。公義形於色。呵爭者散。為經紀其喪。籍所有約八百金。聲於官。川牧偉之。責爭噬者。事畢乃去。一時傳頌其義。在房時。與諸生宋愷誠善。同客秦中。宋病故。公與榆林守館師。謀送殯歸里。越三百餘里。往弔。行有日而其叔適至。乃已。嘉慶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公應。公固辭焉。公為文清剛縝密。凜凜有正氣。學極邃。卒前一夕。猶篝鐙覽讀。弗少釋。詰朝。齋祓端坐而逝。平生誡子弟曰。人惟率真最耐久。毋蹈一分紈袴氣。又曰。吾一生刻苦。祇做得一誠字。嗚呼。此可見公樹立之有素矣。著有讀書記。咲蔗編。聞見錄。姓氏大全等書。藏於家。卒年六十有八。

贊曰。經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公以至行。格猛獸而躍鮮鱗。茲非其故歟。跡其行事。

雖古獨行士。何以加焉。

南疆逸史跋八

楊鳳苞

嗚呼迂濶腐鄙之儒可與謀國是也與哉其才似宏而謭其識似卓而陋其量似涵而隘其學似正而曲其守似謹而放率堅僻之性肆殘忍之心挾驕矜之氣騁拗執之論遇事而發不曰證史鑑則曰援經義不曰式古訓則曰法祖制是故明君為之眩瞀其是非智士莫能洞燭其譎詭若斯人者幸而當昇平之世罷散投閒奉禮循職焉可也即有建白尚無大害爾不幸而值世運屯否國勢傾危復使之策高足據要津不審經權不規時勢無因之强聒自謂敢言有意之譸張輒矜盡瘁則其禍中於人國有不可收拾者若桂藩諸臣之阻孫可望之封王是已當永曆三年可望之內附請封以楊文烈說之而來也舉朝言本朝無異姓封王者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創之者金堡也主之者嚴起恒也助之者文安之也甚乎文烈之言曰國危矣不以虛名招徠之而自樹敵乎且彼固巨盜也嚮者毒痡海內宗社為墟今一旦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乎蓋列聖神靈陰啟之也若因其來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踊躍聽命庶幾收用於萬一奈何聽一二腐儒之言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易今土宇非昔百務墮壞區區議封猶必執法耶及宗室朱議震劫堡把持誤國文烈又曰嘻朱君誤矣給事爭之朝廷予之使滇歸恩主上而憚中國之有人懷德

畏戚。不兩得乎。文烈斯言。真通達國體者也。惜乎諸人襃如充耳。皆莫之省。僅議封景國公。賜名朝宗。而堵允錫胡執恭。皆矯詔封為平遼王。可望意在必得秦封。明年封可望冀王。復不受。而使賀九儀等統兵入衛。賊殺起恆及楊鼎和劉堯珍吳霖張再述諸人。皆不干秦封者。於是始真封可望為秦王。又明年王蹕安隆矣。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大書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虎落蛇鄉。苟延殘喘。得非議封之堅執有以致與。不然。如文烈言。彼雖盜。未必不受命感恩。充終臣節。何至萌狎卑之志。效傕汜之謀哉。且諸人獨不聞唐德宗幸梁州。陸忠宣之請撫李楚琳乎。楚琳已殺張鎰。叛附朱泚。及奉天圍解。遣使入貢。德宗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羣臣又言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留之不遣。宣公上狀略曰。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詔。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為盜所梗。僅通王命。惟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夐絕。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我心膂分矣。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又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馴擾。惟在所馭。朝稱兇悍。夕謂忠純。始為寇仇。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

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伯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慎勿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大計德宗覽狀釋然悟善待使者優詔存慰之卒底中興故史言德宗克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亦資文德腹心之助可望之事與楚琳約畧相類諸人何無見及此與故德宗之臣有一忠宣其人者則足以匡復社稷桂藩之臣無一忠宣其人者則不足以偏據滇黔夫非桂藩之才智不若德宗也逸史論曰小人之敗國人知之庸臣之敗國則雖賢智不能救以其託詞似正而貽患於後也噫盡之矣

侯文節傳

侯峒曾字豫瞻一字廣成嘉定縣人給事中震暘子天啟五年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與徐石麒陳洪謐號南部三清以參議督學江西疏陳學政便宜十事銳意整飭黜宗生兩人忤益王旨王閱誤黜兩宗生亦譴責胥吏爭峒曾毅然曰胥吏何罪此曹奉參議參議奉朝廷令甲也胥吏何罪王愕且怒然以其言直不能有加而罷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湖漕卒擊傷秀水令李向中峒曾捕戮首惡部內肅然擢順天府丞未上而京師陷福王立召為左通政辭不赴乙酉五月南都覆起兵守嘉定七月四日城破峒曾與二子元演元潔猶立城上指揮鄉兵欲扶之出曰我既與城

守。城亡與亡。去何之。趨歸辭先祠。從容賦詩。自沈于家之葉池。叱二子速行。二子皆曰。願從父死。相抱入水。未絕而兵至。鉤得之。舁峒曾首以徇。有金生者。夜竊峒曾首。瘞之篋中。峒曾之叔。自野與棺入斂。有哭聲自外來者。則金生負篋而至也。魯王監國。諡文節。峒曾性孝。仕宦十餘年。屢以母老乞歸。為人清剛絕俗。獨喜引掖後進。以文章道義相切劘。所著根極理要。至性溢楮墨間。名納言集。演字幾道。詩文操筆立就。工麗絕人。潔字雲興。讀書過目成誦。皆諸生。幼子元瀞。字智人。年十一。補諸生。後亡命死。

黄貞文傳

黄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縣人。少即以聖賢自期。嘗作日歷。晝所為。夜必書之。緼袍糲食。不苟取一錢。崇禎十六年。試禮部。有要人諭意。欲薦為榜首。峻却之。成進士。不謁選而歸。南都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淳耀獨不赴。或問故。應曰。某公素善余。今方與當國者比。往必為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耶。卒不往。迨嘉定被圍。偕弟淵耀。暨侯峒曾。龔用圓。張錫眉諸人固守。及城破。兄弟並詣城西竹勝庵。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淳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今借上人一片乾淨土。死得所矣。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黄淳耀自裁于城西

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遂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死。淵耀字偉叔。年十五。補諸生。幼穎異。甫就傅。即向學。既乃受業於兄。悉得其緒綸。平居談道講德。往往啟伯氏所未及。性狷介。不妄交遊。淳耀登第後。與之書曰。傳臚時。人見鼎甲先上殿。皆嘖嘖稱羨。以為登仙。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為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為數十百年之一人。而必欲為三年之一人。可笑也。淵耀得書。益以品節自厲。就義時。見兄頭幘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就縊于右。淳耀所著詩古文制舉業。原本六經。旁通三史。規範先正。皆傳于世。卒年四十一。門人私謚貞文。淵耀卒年二十二。有谷廉學吟。兄弟死時。口血噴壁間。入磚寸許。其跡歷久不滅云。

張茂公傳

張君。名萼盛。字茂公。號樸生。明末諸生。左都御史永明公元孫。工部郎中天秩曾孫。廣東參議廷讓之孫也。父文垣。郡廩生。天啟時。以朝政日非。曠然有塵外之志。卜宅於宋尚書沈德和故址。思終老焉。伯兄成英。補弟子員。遽卒。茂公少有大志。詩文出口成誦。尤諳於韜略。以匡濟為己任。然賦性剛直。親族朋好。苟有過。必侃言正論以斥之。而卒以是取禍。陸某守湖州。湖郡饑。上救荒策。崇禎之末年。兵事告警。又上十

二筴。皆切于時務。歲甲申北都之變。聞明年南都又破。茂公詣祖廟。且拜且哭曰。吾將為采薇之士耶。抑將為觸柱之臣耶。時潞王在杭州。授湖郡諸生費宏璣為參軍副使。宏璣乃與道標千總黃永錫王元徵。舉人馮爾翼。諸生韓茂貽蔡子樑金鎰布衣王光裕。募兵勤王。茂公亦策衆應之。迎副將黃光志于太湖。閏六月三日夜據城七日。祖大弼統兵來圍城。光志與宏璣皆死。茂公乃命畫工繪西山望海哭日圖以見志。王通者。茂公妻弟也。素以斥己銜之。因為告訐。遂繫獄。賦詩曰。鐵索盤肩幾斷咽。破蓑橫席挂頭眠。頑民何必求相識。不到重泉不值錢。又於獄中致妻王氏書曰。某世受國恩。義不再食周粟。誓堅蹈海之節。汝可守則守。不能守則嫁。公私難以兼盡。從此長辭。特訣。此乙酉七月也。九月死於獄。王氏方與子紳遁跡鄉村。聞喪將奔赴。族人僉曰不可。王曰。國亡臣死。義也。夫死妻從。理也。今夫死矣。何有于未亡人。卒請於官而斂之。而當事者亦竟置不問。余於茂公事。頗未得其詳。訪諸張氏後裔。得其家乘並獄中書。雖殘篇漫滅。而字墨間尚存生氣。猶可想見其為人。嗚呼。以茂公之忠藎。不能垂史筴。光泉壤。名湮沒而不稱。悲夫。余聞莊僖之在朝也。公正謹嚴。不阿權貴。所著家訓。以忠孝節義。諄諄為子孫告。後之人卒能守高曾矩矱。以致命遂志。其所留貽遠矣。同時遇難者。有葛麟盧象觀數十人。皆茂公盟友也。余致黃氏日

抄。備載宏璣而不及茂公。余家藏野史十餘業。未知誰人所譔。略記茂公事。又不載蔡子標。豈所聞異辭乎。抑當時紀載各有忌諱。而故隱其名乎。枌榆故實。未可失傳。余是以捜集舊聞。而記其顛末云。

孫若士紀略

孫元凱。字若士。崑山人。崇禎時。與太倉顧麟士。常熟楊子常。並以諸生持文柄。為詩宗昌黎。古文詞嚴峭近柳州。天性高介。學綜古今。明于治亂。嫺於掌故。慨然有經世之志。福王南渡。史閣部開禮賢館。辟主其事。至則陳兵事七策。不能用。具題予職。辭不受。入　國朝。閣臣陳名夏言於　朝。將薦入宏文院。力辭乃已。隱於東皋。研究濂洛之旨。標經權傳。務窮究奧。學者宗之。顧亭林嘗貽書有云。棲遲負郭。猶懷柳畔之門。歷落江村。誰問蘆中之士。嗟乎。追韓亡命。詣亮草廬。儻有意其為人。豈無説以處此。此節士襟懷。可謂相知以心者矣。

歸恒軒紀略

歸莊。字元恭。號恒軒。崑山人。震川先生之曾孫。文休之季子也。少通五經。工法書。善墨竹。為人嗜酒豪放不羈。每試必攜酒以入。一日文成。雜正草隸篆書之。學使以為怪。黜之。既而惜其才。復焉。乙酉六月。邑人殺署令。閉城拒守。元恭預其謀。俄城破亡

命髮髡髡而僧帽衲衣。往來湖海間。必負其先世遺像。諱日令節。東躬以祭。後益縱酒狂歌。長篇短詠。揮灑淋漓。用以寄託無聊。而消其飛揚碑屼之氣。得者奉為拱璧。晚年僦居僧舍。飯不足則啖糜雜以菜蔬。謂人曰。齏鹽清夢穩。而今而後。不復問人世酸醎矣。有恒軒集。山游詩。類皆激楚之音。其落花詩自序略曰。花落之詠。昔稱二宋。自明以來。詩人倡和。動數十篇。然諸公皆處順境。推激風雅。鼓吹休明。雖遇衰殘之景。多作穠麗之詞。即有感歎。不過風塵之況憔悴之色而已。我生不辰。遭值多故。客非荆土。常動華實敝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樹飄零之感。以致風木痛絕。花萼悲深。階下芝蘭。亦無遺種。一片初飛。有時濺淚。千林如埽。無限傷懷。是以摹寫風情。刻畫容態。雖前人指極。嗣響為難。至于情感所寄。亦非諸公所有云。蓋自傷其身世如此。

呼德下紀略

呼谷。字德下。崑山人。幼時穎悟絕人。顧瑞屏愛而亟稱之。聲名籍甚。初名簡。在國變後。謝去諸生。更今名。遯跡荒郊。足不入城市者。二十餘年。諸達官以時造廬。卻騶從徒步至門。拜於牀下。起居外欲有所將以為壽。竟坐不敢出諸口也。詩情閑淡。其首夏園林云。物物迎鉏長。時時繞徑刪。引藤初上樹。放竹欲侵山。又谿谷南風變琴書

靜日過。全家倚箭巖。幽夢積縣難。誦之栗里風光。宛然在目。錢蒙叟見其南燭詩。歎為絕倡。期一見不可得。葉文敏謨獨賞集。稱為東南隱士之冠。有葵園集。初德下自以其姓[illegible]。宗支尠少。舊譜殘缺。乃由江湖汴。歷關陝。繞汾晉。抵幽燕。考其世系不得。從齊魯歸。於咸甯趙村。遇諸生呼延會极。詢其先。呼也。云其從父謚以單呼無徵。繼以延。領鄉薦。德下曰。劉向列仙傳。鄒道元水經注。並載呼子先升仙事。又宋史徽宗時有將軍呼慶。使金議和。何謂無徵。會初乃復本姓。參訂其宗譜焉。吳赤溟有送德下游五嶽敘。詞甚壯。余因錄其文。而綴其事于首。俾後之讀德下文者。亦略知其梗概云。

游大小玲瓏山記

弁山之峯。七十有二。雲屯浪涌。繞郡之北郭。西距長城。北臨具區。其中層崖秀峰。分霄刺天。良多清榮峻茂之趣。然未有若大小玲瓏二山之奇特。山距臨湖門二十里而近。蝌權抵石林。宋葉少蘊之故居也。舊有怡雲庵。涵空橋。今皆圮。玉淵一泓。瑩然清澈。迤東有洞。呀然於亂石中。大玲瓏之西洞也。嵌空窈深。不可入。飛泉瀉磴上。琤擬馬。跳珠濺玉。迸散於石罅間。伏流在其底。分注下淵。更東行。至歸雲洞。張謙中題篆。漫漶不復辨識。汪士牧之葛曾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暨少蘊題名亦無存。縋入

洞戶。隨進隨折。兩壁石益奇。火鈴射處。目眩魂悸。或如劍搫。或如弩張。或如猿狖攫人。或如蹲猊。或如怪蛟。盤拏於雲中。行數十武。竇愈小。僂身而進。少選曠如也。又如行空中。足底迸迸有聲。微聞暗泉幽脩語。前亙大淵。砯而瀖。巨石橫塞。折而東。路漸高。羸旋而上。不能窮其止境。遂下循舊路而出。昔人云。洞天有七。如蠭房各自開戶牖而回環可以互通。惜抉其奧者鮮矣。下山遵東麓行三里許。則小玲瓏山在焉。范石湖驂鸞錄。謂小玲瓏脫出而加勝。而周公謹吳興園林記。以錢塘之南屏及靈隱擬大玲瓏。竊意移以品小玲瓏為尤允。范詩云。一邱乃中虛。洞穴四無礙。卻客巖岫杳。黝糾石狀怪。雕鎪具百巧。畫圖窘千態。可謂善狀奇景者。洞有石巷。彼山兩厓陗立。上亙石梁。㝡㝡干雲。雖天台不啻也。厓前叢桂蔭泉。泉音泠然。花時濃鬱四山。飄墮金雪。游者躡香而行。亦一佳勝。范詩又云。玲瓏豈見小。孰能為之大。石湖有詠。即吾語耳。奚煩巽其詞為。爰作記而繫之贈。

律音彙考自序

邱之稑

念自古樂失傳。先儒之論樂者。迄無成書。聲音之道。蓋難言矣。宋蔡西山先生著律呂新書二卷。法度精詳。言樂者皆得據以為說。然於旁搜遠引之意詳。審音協律之事略。後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為樂書。而不克竟其志。以故六律五音之義。終無由著見。此律音之不容已於考也。稑十歲受毛詩。先君子淮川公教以韻學。凡宮商角徵羽之字母。見溪郡疑之標射。開口撮口之分。喉舌唇齒牙之辨。一一指示。稍長學審篴。又曉之曰聲字之譜。殆即五聲二變之源流。如時曲北調出凡一。無異五聲之兼二變。安知今樂不猶古樂也。稑識之不敢忘。已得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讀之。見所存詩樂。皆注律呂。竊欲按字譜之。恆苦齟齬不合。此固數十年所常耿耿於心者。嘉慶戊寅。與修邑乘。獲讀　頒定　文廟樂章。載春丁夾鐘主宮。倍應鐘起調。秋丁南呂主宮。仲呂起調。二祭皆清音。為之選韓。而未嘗收一濁音。乃恍然於清濁之判若兩途。而律呂之不可混雜。有如是者。道光九年。明府杜曉平先生因邑素無樂舞。徵稑教習。爰遵奉　頒圖冊。恭製樂器。率俊秀子弟。講明肄習。每當二仲。敬謹陳奏。七載於茲。未敢稍懈。肄習日久。會悟漸深。乃以餘力。兼譜風雅。取精既廣。有得輒書。積久成帙。分列八卷。顏曰律音彙考。首律呂。溯源也。次樂器。審音也。次儀禮。遵經

也次詩樂存古也。於戲。西山先生以明敏之姿。加意考鍛。其書何敢輕議。惜未逞候氣製律。別成樂書。以證千古言樂之誤。桂蓋不能無感焉。棄考成。因紀顛末於簡端。知音君子。苟不鄙桂愚昧。相與正其誤失而補其缺漏。是則私衷之所深望者與。道光乙未冬月朔日。

候氣便法

自漢以來。候氣之法。皆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律候之。氣至者灰去。按古法如此繁難。非豪有力之家。氣終難候。周思一捷法。擇靜室內掘一坎。將木板開數孔以律管納孔中。每中氣將至前。安放坎內。管口向上。覆以素紗。將膠黏定。置葭莩其上。用手抵平。以瓦缸覆坎上。氣至時。啟視驗葭莩之動不動。然猶嫌缸覆不能明視且屢啟缸時為風所散。後更設一妙訣。製方匣一箇。四圍及頂面。皆嵌以玻璃。如前掘坎納孔法。安放停當。罩以玻璃匣。坐視其旁。時至衆目可覩。凡言候氣。只防風動故須密室。此法即曠野亦無不可。偶爾嘗試。見葭莩漸次森立。如虎示威狀。但鄉落苦無鐘表。難審時刻。氣與管適如其刻。未敢遽信。曾憶辛卯春分。安置夾鐘四管。其時風雨大作。葭莩皆衝去。竊疑陰氣太盛。處有水災。竭力提防。夏至前後。水果大發。

六日三漲。為從前所未有。因歎古人所謂灰半出為和氣吹。全出為猛氣吹。理或然也。又嘗驗之管徑小而聲稍高者。葭先時而啟。管徑大而聲稍低者。葭後時而啟。必徑合聲應。其隆起之時。方與氣至適合。此中氣之所以難定。而審律之所以非易也。惟實葭灰於管中。而以輕緹素覆其管口。氣至而灰衝素外。則未經驗過。姑存其法以俟協律之君子焉。